

四書恆解

卷九下孟上
晚年定本



四書恆解孟子卷四 晚年定本

離婁上 凡二十八章

雙江劉沅輯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公輸子名般魯之巧人規筵

也運以為圓矩今曲尺師曠晉樂師精於音者六律者黃帝使伶倫截竹為箛按十二月以為十二律呂

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十二律而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喉啞舌齒唇所生也音不均而聖人齊之以律音是以和即治器審音以興仁政之要

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仁聞愛人之名也當時諸侯亦有志於仁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者而以王道為迂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徒空也善謂心法謂政徒善之弊亦如徒法舉古語以實之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朱子曰詩大雅

假樂之篇愆過率循章典法也引詩以明遵仁政之美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

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

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朱子曰準所以為平繩所

以為直申言先王不恃心而有法乃正所以善全其心故曰為高必因邱陵為

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朱子曰邱陵本

高川澤本下為高下因之則用力少而成是以惟仁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承上言以

仁心行仁政乃為仁者而後可以仁民否則毒民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

者幸也朝音潮。道揆以道酌事而為之則法守則

在高位則無道揆其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僻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

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當時以富強為急而

不知不仁之害如此禮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

泄猶沓沓也蹶居衛反泄弋制反沓徒合反。蹶顛覆意泄泄急玩也引詩以慨喪無日而

不知以時人語解泄泄蓋沓沓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人所共嗤笑也以上皆指君言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二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上言君泄

亦同為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

君不能謂之賊難仁心仁政兼全難能之事也善則

意敬嚴謹意賊傷害之也

附解人各有良孟子在當時與齊梁之君言或曰願

安承教或曰明以教我我是未嘗無仁心梁王移民

移粟齊王不忍一牛是未嘗無仁聞特以富強易

取效於目前仁義必待於持久故目為迂緩不知

水深火熱之地一施仁義尤為神速而時君不知

臣下亦無以是告君者故此章反復言先王之政

自喪無日矣上反復曉君下並曉其臣愛之深而望之切矣六律正五音古樂罕傳經生家多爲臆說竊嘗論之人秉陰陽之正氣而生陰陽之氣播爲五行是以有五聲嗚喉舌齒唇五音之所從出也凡人皆有五聲特其志氣之清濁不同則聲之純駁不一聖人德詣中和其心卽天地之心其氣合陰陽之正故作樂崇德以宣豫而導和天地可通神明可格宮商角徵羽五音易知也而人安能皆正其心和其氣得乎陰陽之正故製爲律呂節五音而和五氣其律管取配於十二月以明陰陽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三原豫誠堂鐫

循環自然生生不窮天地之元氣如斯人聲之中亦當如斯也五音旋相爲宮宮者中氣卽一元太和耳其初伶倫製管本就天地自然之理數爲之故度量權衡皆自此而推然自是度量準律管而生非律管必以度量爲合也八音之器齊鳴則長短疾徐清濁高下相應而合若專奏一器則惟絲竹能備五音餘器不能備五音故以人聲爲主人聲無不有五音特隨心而成聲者駁雜必多以六律節之聲婉於器器範乎聲乃得中和之氣此正五音之道也而其本原則以存養心性實踐倫

常爲主致中致和清明在躬自然發於聲音得乎陰陽之正而器以傳聲五音翕和否則第求諸器數何者爲宮何者爲商較量於尺寸之間經營於管籥之器而心中之疵累不除其音節雖合乎度數實未嘗協於中和此樂之所以失傳也先儒拘拘於黃鐘八十一林鐘五十四等之數然古今尺法長短不同而五音之自然從心發者古今不異必在上之人躬行又得神瞽爲之師使天下之人自幼服習久久精微而尤要者在禮無禮不立無樂不和禮樂相需不容強分平日服習於仁義之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四

光緒十年
廂豫誠堂鐫

途心無邪慝行無乖戾而自少卽以聲樂爲教化其邪僻之氣則雖世俗之樂去其不合中正者亦可以有益於性情心術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祇謂人聲五音隨心歌咏不能合乎節度以六律節之而長短疾徐清濁範之以器而服習之久自然協乎中和非謂區區較量尺寸累黍之多寡其三分益一上生三分損一下生蓋陽生陰者下生陰生陽者上生也正五音之實不離乎五聲二變而卽陰陽之各分者言之則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而不相紊以陰陽唱和合用者言之則

一律一呂折中取聲使陰陽之氣得以相兼備此二者而後旋宮之用始全旋宮正音正律之外又有變律半律倍律之法今之考音者以工凡六五乙上尺七字名聲調不知出自何代然楚詞大招卽有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之語則其來舊矣核以今音黃鐘爲低工字大呂爲高工字太簇爲低凡字夾鐘爲高凡字姑洗爲低六字仲呂爲高六字蕤賓爲低五字林鐘爲高五字夷則爲低乙字南呂爲高乙字無射爲低上字應鐘爲高上字半黃鐘爲低尺字半大呂爲高尺字至半太簇仍爲低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工字與黃鐘應半夾鐘仍爲高工字與大呂應則七字與十二律呂亦相配也古人律呂正五音不離乎琴瑟管磬鐘鼓今則古樂多不傳而所以考定十二律者管聲又不同於弦聲精數如京房亦有差戾細密如朱子不能無疑則以合管弦而強配古法之過也故審定古尺以較今尺則度明考驗黍實以規尺度則量台分別樂器以辨古今則聲正是在明者之究心而已仁心聞人人所喜孟子卽此以誘之其實仁政之不行由仁心不純不真心愛民耳末又以陳善閉邪望其臣是孟子

一片婆心蓋逆知戰國之禍必有塗炭生民不可救藥之弊而爲此諄諄也賊民興喪無日斬木揭竿不如燭照而龜卜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範圍不過之

意道備於人倫而責歸於君上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堯舜盡人

倫之道故君臣必當以之爲法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君臣之道

不外於仁惟法堯舜乃可免於不仁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

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朱子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曰幽暗厲虐皆皆惡諡也甚言不仁之禍不特身受其災亦且遺臭無窮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殷當鑒夏孟子又欲當世法堯舜而鑒

厲幽附解此章乃發明上章未盡之意道不過人倫人倫

不正以上無聖人之君臣耳法堯舜則能立人倫

之極而君臣各盡其道人倫之事雖多不過一仁

字暴其民以下分三層極形不仁之禍以見不可

不法堯舜非謂惡諡之禍甚於弑亡也引詩點出

一鑒字爲通章結穴蓋當時諸侯日蹈弑亡之禍

而不知豈以爲無傷哉如幽厲可鑒也道二道字

祇作路字解若道理之道則孟子曰夫道一而已
矣周書有諡法解一篇言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
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法後世因之然周
書由來不可考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篇
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載武王克殷事亦與
周書合後儒遂不敢議之愚嘗詳其文義大都紕
繆不經史遷向固諸子所稱已爲無識附會而汲
冢周書出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所稱述
多乖聖義斷不可信者也後世好古之士徒以其
舊存之不可不辨今諡法必自天子而不拘拘舊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文誠萬世之師也

節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特爲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當時諸侯欲有得無失而不知重仁孟子

曉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

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極言不仁之禍如此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結言諸侯所樂反其所惡之非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 反反己自責卽三言以起例明不必求諸人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此乃就諸侯而言不得皆求諸己則所以正身

之功必嚴天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詩以證歸之諒其誠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自求諸己不特可以感人亦可以得天命而獲福

附解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反求反求之實由幽獨以推及乎天下無在不然一息尙存無時不思寡過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反求諸己祇是欲盡義理之當然問心無愧原非爲獲福計但天止一理理止一善天地人共由之故曰道道猶路也與天同其道自與天合其心安有事事合天理而天不應之者故福亦隨之大易明吉凶洪範詳福極聖人無不言福在自求世儒諱言禍福不過恐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人專求福利然果求福避禍除卻爲善更無他術故當教人凡事循天理卽是求福之道悖理卽求禍之道不可以私心妄求卽是若不言禍福則人益無忌憚而僥倖一時旋罹凶災福不可保禍乃倍之猶相尋而不悟其誤世多矣易言天且弗違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理正如此謂天爲高遠而縱心妄爲或不知反求妄希獲福其禍豈有涯哉若夫忠孝節義或至隕身而全受全歸日星並永俎豆千秋福正無量古今忠孝之人其神不朽其子孫亦蒙麻安在天不眷顧之者人其勉之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釋恆言之序欲人反求其身亦上章之意也

附解舜好察邇言武王不泄邇先民詢於芻蕘人各有心心各有良尋常無端之論常有至理聖人聲入心通則隨處見其有益於我常人忽不經意則至言亦覺其寡味卽孟子此章可以類推而窮理也予嘗考世俗言議其可裨經傳者甚多今不具書卽如天理良心四字天之理卽心之良心之良乃爲天之理明此四字則三代下言心言性轆轤不清者皆判然矣其可忽諸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九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章有爲而言巨室宗戚世臣在戰國則如信陵之屬不得罪恩禮兼盡當時諸侯信策士而猜忌大臣孟子言德教之施必由巨室欲其正身率下毋自翦羽翼也

附解巨室不過臣僚何故不可得罪身正天下歸之何必巨室所慕乃爲人慕自來講家鵠突張氏甄陶據陸稼書之言謂當時諸侯信策士而輕巨室故孟子言此甚爲有識第其義猶有未盡者周以世官世祿制官歷春秋之衰至於戰國而其制未盡淪亡七國相爭其宗臣子弟何一不踞大郡享

千鐘策士之重也由列國急於功利招致外國之士以求奇策而干進者乘隙以希富貴如范雎去穰侯之類巨室漸多衰微且當時互相盟質往往用宗臣大臣而不知修明政治養教宗戚此章孟子必有爲言當時巨室必有賢能之士如信陵一輩人而君不信用使卑踰尊疏踰戚小人夤緣倖進宗戚世臣漸衰微不知巨室卽不盡賢然世受國恩宗廟土地遺傳已久必不肯危其國以危其身家誠使正身律己擇其賢者用之不賢者教之則必感恩自奮其宗族既衆權勢亦尊人君德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十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鑄

教旣詳畏懷悅服風流令行他國之讒佞不行民人之觀聽有屬故可施德教於四海不此之務而自翦其本根徒欲用疎遠之士其所用者旣未必賢卽賢矣而巨室不服彼此猜嫌徒授反間以隙若信陵君之以憂死而魏隨亡公子鞅入秦而秦亦遂大皆自諸侯忽視宗室一念誤之蓋聖賢以仁義教人特欲其修德返求無翦強宗黜國戚之事觀孟子此言亦可知其大公至正之心矣後世若漢祖懲秦孤立戮功臣而建諸侯然功臣與諸侯何分厚薄唐宗蔭功臣而傷同氣功臣與同氣

又何分親疎蓋皆不明九經之義顛倒妄行而子孫受禍國亦傾危何如仁厚之爲效大也張氏謂當時惟楚有巨室引屈原項梁等爲證其義亦未善三晉田齊雖由篡奪至孟子時已百餘年豈無巨室秦自無道微項梁亦當滅亡項梁發難無功於楚不如張良擊秦有功於韓且孟子乃就當時列國之勢渾言不專爲楚言亦非爲巨室吐氣乃言果能正身修德正當從巨室始耳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十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有道之世天眷有德而大德大賢在上天之正理也無道之世天棄不德而強弱任其自禍于天之怒者也知天意者則必順天而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修德逆者任心背理也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朱子曰命於人物猶人也景公畏吳之強不得已以使人受命聽命於其太子波承上言役於強大其恥如此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能修德承天而效大國之所爲則如恥之莫若難免於恥辱甚言恃勢力之違天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師文王修德以承天意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五年七年皆言其速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禛音灌夫音扶好去聲。朱子曰詩大雅文王也。敏達也。禛將助周。裸地之祭。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皆臣服于周。所以然者。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是以殷士之德大。而敏達者皆執禛獻之禮。助祭于周。京也。孔子讀此詩而言。仁者雖億衆不能相抗。故國君好仁則今也必無敵於天下也。孟子引以爲以仁順天之則。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不以仁則爲人所制。尙安能以仁也。朱子曰詩大雅桑柔篇逝語辭。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先濯其手。

附解孟子此章爲小國不修德以自強而發因當時

矜尙勢力不知修德而徒欲效其所爲日益衰滅

將言回天莫如修德而先言有道無道人事所趨

四書恆解孟子 離婁上 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皆關天意不修德則授命於人自取危亡能修德

則可如文王之回天回天即順天也天以理治世

有德則天享之而大德大賢各効其能是天福之

之理無德則天棄之而大小强弱待其自斃是天

禍之之理人知受命之爲順天而不知修德之爲

順天如景公是不能修德以承天爲天所棄者也

如文王是能修德以承天爲天所福者也有道無

道皆以修德爲順天違分恃力爲逆天斯二者天

言有道之時重德重賢而天佑之是天理也無道

之時逆天妄爲而天棄之亦天意也蓋天祇有此

理斷無棄理任力之時其有强大偶然得志而弱小衰滅者必其弱小之德更薄於强大如秦滅六國三晉田齊皆以篡奪得國楚以夷狄憑陵肆虐已非一朝燕雖召公之遺宰修德政秦自穆公以來代有令辟篡弑寡聞且能重農力本所爲較優天亦姑稍容之惜其詐力太甚橫暴繼作天復震怒則斬木揭竿足以亡秦矣三代以下大類如此舊解謂勢之所趨天無如何夫天理祇一善字降祥降殃視其有德與否而豈人肆陵暴天無如之何哉蓋其始也亦必有德賢之實而天始福之及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其勢既昌大而威力並作忘其本來則天卽棄之後人徒見其勢之方盛以爲天若不聞而不知其先此之功德未艾及其先代與本身積累既盡亦必旋即滅亡魏晉隋陳之輩皆是類也烏有棄理而可以爲天外理而別有爲道者乎舊註云理勢之當然勢字甚不妙勢字聖人所不言以其非天理也言勢必本理如王莽曹操朱溫皆以篡弑得國然其先必有謙恭下士忠勤之長而後有勢及其勢盛而棄禮背叛天卽滅之天之任理不任勢可見盜蹠日殺不辜而享遐年莊子憤世之言且

惡知其所殺者之果無辜乎果日殺人而天顧縱之乎吾鄉明末張獻忠之難其屠戮之慘有曠古所未聞者然以理度之明重科第而蜀中科名最盛於時勢家凌虐鄉里蓋非朝夕而民風狡詐百出乃蓄爲獻賊之禍然獻賊亦不免於誅戮則天仍以常理治之而已學者不明乎天之常經則必惑於流俗之說而使人不知信德烏乎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

洛○不仁昧理而縱欲者也危不安菑不利亡有孺何足樂而昧理則不知不可與言言無由入也

四書恆解孟子 離婁上 齒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非一兗州澤縣北有滄浪淵此當是也纓冠系纓貴而足賤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清貴濁賤以水喻 仁不仁之由己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

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侮辱毀敗侵伐三者皆由

不仁所致此乃 正言自取之實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不仁拒諫 自作孽也

附解仁祇是天理之良全仁非一時可至但能寡欲

養心凡事恐其非禮克治偏私擴充善念久之自

然惡念不生志氣清明亦可獲祐於天菑危可免

奈常人既不省心又不友善任其所爲喪心蔑理
方且憑權藉勢睥睨一切以爲人莫己若長治久
安矣而不知菑危已在耳目之前孟子此篇自首
章以下皆言仁字至此乃以自取菑危惕之意蓋
爲當世人君言而凡不仁者統此矣開端卽歎其
不可與言是其作孽不可挽回之故而古今能味
此章者實希歎不可與言而名曰不仁正從本源
處勘定學者不先究乎窮理盡性之原而欲聞善
則拜見義必從是猶責聾者以聽鞭跛者以走也
故大人格君心之非而聖王皆以治心修身爲急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閻氏謂安其危利其菑各有所以字至下句方倒
點出省言之體是也滄浪非一地均州武當縣有
之沔陽州北亦有之湖南常德府龍陽縣山東嶧
縣皆有之大抵屈原所言者在楚孔子所言者在
魯水亦何知借孔子語點出自取以起下文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惡去聲○民心歸往謂之王觀樂紂所以
失天下則得天下者可知所欲所惡養教
安全之事因當時七雄皆有得天下之心
故言此導之以仁非誘之以得天下也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懶也為

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走音奏為去聲毆與

驅同懶音闢爵與雀同鷓諸延反○朱子曰淵深水懶食魚者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申言民心歸仁自

然而然所以得民必得天下非仁者先有得天下之心仍以桀紂湯武證之今天下之君

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好為王並

去聲○此乃斥言欲王者之非能好仁則不期王而可王不仁則匪特不王亦且速亡艾以灸疾陳者良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朱子曰詩大雅載則也胥相也引詩以悼時君之自速敗亡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此章為當時強侯指點吃緊在今之欲王者句

蓋因其不仁而欲王不知危亡已在指顧特痛切

告之非孟子專以王天下望人也開端即以桀紂

失天下起明民心之得與否在仁與不仁仁民在

與聚勿施意重仁民不重在得天下故即接言民

心歸仁自然而非仁者有心致之桀紂不仁正

如為湯武毆民一般湯武何嘗欲得天下今之君

果有如湯武好仁者則為之毆者不少而乃不仁

以求得民豈知其素無仁心民心已離即今日行

仁已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况又不然則豈特

不王且必憂辱以至死亡引詩言而太息之其後
六國亡於秦秦亡於楚孟子此言誠如神之哲也
蓋深惡時君賊民憫民生不安一片悲憫之心不
得已而明斥其非如此不善讀之則反以為孟子
望諸侯代周其得失天淵安可不辨哉獼類非一
種形類狗頭類馬身如蝙蝠蝠鼻小尾大名獼獼一
種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褊水居亦能休於木上
謂之木獼鷓一名晨風似鷓黃色燕領擊鳩鴿燕
雀食之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也

暴害也毀禮義而自害其身棄絕也滅絕天禮自外於聖賢此為學者言之

仁人

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天性也見於事為則為義宅以居路以行仁義相

為體用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哀哉謂其有人之名

無人之實也

附解此章道得實是平易明白然自古迄今知仁義

之為美者多矣而踐之者少又所謂不自暴棄者

往往用之於謀名謀利而談仁義者反以為迂是

自以為不暴棄而實自暴棄也悲夫天理祇一箇

仁字由仁而行即是義禮則節文斯仁以成其義

者實無二理也但禮義見於事爲人所易曉仁藏於心人所不知言非禮義則明知而不信故爲自暴以其易見者言則曰禮義就其體用之全言則曰仁義非一理而故歧其說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道天理事事功親親仁也長長義也善事其父兄而推之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於民物事爲無非仁義故天下可平也

附解道不外於仁義仁義從親親長長始孝子無不

友弟友弟者無不孝蓋纏綿悱惻之心見於愛親敬長者篤至則愛其親而仁民而愛物敬其兄而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六

光緒十年
剡豫誠堂鐫

尊賢而事上無患其不遜順周詳人人如此天下有何刻薄人故曰天下平也當時人君不以此修身亦不以此教人而徒張皇法術殘虐蒸黎故孟子言此喫緊在人人二字安得天下人人孝弟必在上者能親其親長其長以身作則而又詳明禮樂然後天下人翕然從風雖未必皆十分孝弟而愛親敬長之義人人知之則犯上作亂者少矣不然上無其本孝子弟弟未嘗徧滿於人間而天下安得遂平也又所謂親親長長者必先用善誠身苟爲不然將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朋淫濟惡兄弟

罹殃於是。有徇父兄而干名犯義者，有盡恭讓而反爲悖逆者。孔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不誠其身，不能事其親。」又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不獨親其親，長其長。」孟子言：「天下平，固有實際而人不知，則所謂孝弟者，非孝弟而天下且相尋於亂如莽操之流，皆以起家爲孝，其昆弟亦以濟惡爲賢，卽尋常百姓，平日不知誠善以事君親，亦必非禮相徇，長亂禍身，反爲不忠不孝。」至於身行俱毀，猶曰「孝弟之事也，可無憾歟！」孟子此章爲當時不務本而求功業者言，原以天理爲主，未許昧理而談孝。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弟者藉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爲當時治人不治者發，欲其明善誠身而施諸國家也。獲上以知其賢而任之，信友悅親皆本於誠誠兼內外一以天理爲歸，故必先明乎善。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承上言無事誠爲天之實理而不可違也，未能皆誠，念念思極於誠，是人所以承天之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承上言誠無不動，欲治人者反而自思。

附解此章張甄陶以爲爲治人不治者言其說甚善
從之獲上信友悅親誠身朱子謂皆以有道言之
此最是第一義然孟子自是爲不明善者言從獲
上信友一一推到誠身果能明善則事事必辨其
天理人欲安有非道而求獲信與悅者且既至誠
矣則精於義熟於仁上也友也其君子必吾知其
小人亦不能害也中庸言豫字之義此爲當時諸
侯不能誠身化民而言故述孔子言而曰至誠無
不動惟在上者爲民司命草偃風行故易動若聖
賢在下有動不動如孔子七十子之外不免慍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於羣小文王化及江漢不免囚於羑里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養並去聲。

朱子曰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文王也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北海今永平府昌黎縣西北東海今呂縣東伯夷太公辟無道而就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而有道引之以起下文之論也 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

往 言二老繫天下之人心一歸而無不歸如此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諸侯不務德而力爭民心日去遺老失賢孟子欲其 行仁政以致賢勿爲少年新進所惑

附解聖賢不以一人之得失爲憂喜而以蒼生之安危爲欣戚故有仁民之君則心往之非爲己計也戰國諸侯喜浮薄而惡老成不知民心日去賢士隱於巖阿孟子心目中實有數大老在如孔子作者七人之概而言此以警當時非爲己一人寫照也奈諸侯不悟厥後黃石啟留侯商山來四皓而漢賴以興况以大道如孟子果知信任伯夷太公何遠哉太公四岳之後姜其本姓呂其封姓太公望文王始加之號師尙父武王繼加之號子牙字也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唯豫誠堂鐫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改於其德

匡正之也賦粟倍他日常賦所入以善籌計而日增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也特以不能導君行仁徒爲求富聖

人已棄之况爭土地而殘民雖死何足蔽辜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

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連諸侯使

以廣戰資也草萊爲民樵牧之所而皆辟使歸上則地盡民貧矣任土地竭地利以肥國而不留餘利以

民

附解此章爲病民之臣言欲諸侯察而遠之也冉求
爲季氏聚斂非剝民以益君祇爲求有足民之才
尋常賦斂出入有紀經營有法財自日饒如田千
秋劉晏之流但季氏富於周公非不足於財者惟
當匡正其德使歸於中正故孔子責之孟子此章
已明言其失而後人竟等之於聚斂之臣何不善
讀書也愚已於論語附論之辟草萊任土地者作
一句讀蓋言辟草萊以盡地利者又次之也舊解
殊不分明而其引商鞅李悝亦欠協張甄陶辨之
而亦未知二句之當爲一句李悝盡地方固無可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議卽商鞅開阡陌亦時勢不得不然未可以其人
而一概責之先王之世地有餘力民有餘財蓋其
時天子所制僅今北五省川原平衍之地官制禮
樂所以維繫上下無敢侵漁者至詳且密其仁讓
禮俗足以相安其等威制度足以自守而其他山
林川澤不堪爲井之地則聽民漁獵採樵遠阻之
區則以爲荒服溝洫滄泚畫界分疆補助巡行隨
時救弊蓋其君實有父母斯民之心而其道又合
乎天時人事之宜故民化其德安其俗當時所以
取人者道無貧富相耀勢利相爭之事故久而無

弊及周之衰世胄擅權民田半歸豪族修士困於
單寒列國苟且相安民疲於下主困於上而世祿
之家擁名城據厚實名爲井田而實不均不和非
有聖人在上齊之以禮樂需之以歲時未易盡反
先王之舊也又况民多於前地狹於舊雖有聖人
不能不變通之孟子告文公以井地而曰潤澤之
蓋滕猶可以行井田而孟子所以相時制宜者亦
必非盡拘成法也商鞅之失在於刻薄寡恩而不
在於開阡陌試問三代以下尙能復井田否如井
田後尙可行而鞅廢之誠爲不可赦矣詩書禮樂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不可廢而始皇廢之不久而詩書禮樂仍復封建
井田不可行而商鞅李斯廢之至今而封建井田
難興蓋因時制宜誠有古今不可強齊者儒者窮
經致用要惟達於古今事物之宜而隨時處中未
可隨聲附和類於紙上之談兵也楊炎衛鞅之法
後世莫能違而周禮足以亂天下豈聖不如狂哉
其所以行法者異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矐

中正則眸子瞭焉矐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矐音牟矐音了眊音

耄○朱子曰良善也眸子目瞳子瞭明也眊蒙昧聽
之貌人之神聚於目故瞭與眊一如其心之所藏聽

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音搜。廋也既知其言之善惡

而又觀眸子則人無遁情言此欲人內清其神明而外謹其言貌也

附解此為觀人者言蓋為門人言也聖賢惟以修慝

崇德為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

我則不暇豈有必求能知人之理但德果崇慝果

修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無患不知人此蓋為

當時無學者言故淺淺指示然觀眸子必亡心正

而後知其心聽言必先知言亦非易也聖賢德造

於精淺語亦復深微多類此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四書恆解

孟子

雜叢上

齒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平惡

聲○為貌恭儉者言欲其先戒侮奪順順己私心也

附解以聲音笑貌為恭而侮奪於人人不之察王莽

且藉以即真矣恭儉必先不侮不奪此必有為而

言

涪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朱子曰涪于姓髡名齊

之辨士授與也受取也禮男女授受不親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權也

得中是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欲孟子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民是以權爲
委曲之說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
欲手援天下乎
正己乃可以正人屈己則先自失其道何以援之手援天下甚言失其具也

附解權字之義孔明陸宣公已先程朱而言愚於論語未可與權章已詳茲不贅瀆于髡欲孟子貶道以行權蓋謂當時干進成風非屈己難以進身並救民之心亦徒然耳不知聖賢立身正大細微必謹惟其在我者中正無愧然後遇合明良以成己者成物而皆當故雖有悲憫深心未曾往見諸侯

非道無以救民枉己則自失瀆于髡不知也喻以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小豫誠堂鐫

手援而髡無詞想亦心解矣嘗歎世主求士於黃緣苟合之內而純篤者忽之不知孔孟有忠主庇民之心而不求榮利求榮利者感恩而効忠亦或有人然每無濟世安民之大略况又但知祿利不計君國老萊子云可榮以爵祿者可隨以刀鋸人主何樂而任之哉故草莽之臣心懷忠愛者勿以其難進而斥之庶可得命世之材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教不親教孟子蓋嘗使其子就外傳而

丑疑之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

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夫子子

謂父也孟子謙言己未必正而欲教子以正則

反至於傷恩勢不行謂法與恩難以兩全之處

易子而教之

蓋蒙養不無督責而父兄不盡

聖賢古人易子而教以兩全之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身不正而務以督責

爲能也離情誼傷也孟子欲人正其身而善其教故爲常人示以則也

附解道之重者三綱不正其綱無以令下固已第父

子之間責望莫非天性而父雖不賢子不得以不

肖視父子雖不肖父猶必大賢望子此天理人情

之正孟子此章何以有勢不行之說哉且所謂不

行者主於父子互相責望乃世俗之情不可以爲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常訓前賢亦常疑之愚謂此乃孟子現身說法爲

後世則耳孟子非不能修身之人卽古來聖賢父

子授受而成名立德者亦正不乏第天下容有不

肖之人而斷無願子弟不肖之父兄然己德未修

則啟翼者固無其本矣而又不知訪求明師徒以

苛嚴立教是如卻行而求及前人必不可得孟子

此言正欲人育德尊賢以全善教勢不行一言自

謙以引起下文非謂君子必不可親教其子也聖

賢之言爲天下後世計不爲一人之私計如此且

卽夫子教我數語亦少年無知子弟偶有如斯而

督責之甚者亦惟童蒙則然非謂十五以後將從事大學而猶姑息長驕避責善之嫌也故愚論之如右且此章責善與下文匡章責善不可同看舊註引責善朋友句於此亦誤責之一字父可施於子子斷不可施於父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言外蓋歎不能正其身而徒責下之難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誠身也以義理防其身為聖為賢而後可以諭親於道全受全歸稱為肖子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本也申言所以為大之義本謂理所從出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

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

反。曾子固守身事親之人故舉其養志之一節以見謹於事親皆自知本而然也朱子曰曾皙必曰會子父曾元曾子也請所與問所餘者與誰必曰會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親若曾子者可也結明事親之道當以曾子為法

附解人為天地之心而親也者身之所自來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也聖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

天天理備於人身德不肖乎天地不可爲人不能
守其身而毀性墮行不可爲子故守身爲事親之
本守身卽誠身非但不毀傷身體也能守身則能
事親己爲聖人思致其親於聖人凡自古聖賢皆
同此志父母而賢若武周父母不賢若舜禹幹蠱
與象賢並美非但服勞奉養而已故養親固要而
養志尤要引曾子以明養志之大概順親之所欲
必其所欲無害於義而後可曾子固誠身者承一
貫之傳使其親不朽而養親之際又至誠體親若
此卽此而推則平日成親之美以道事親不違親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河豫誠堂鐫

亦不失道有許多委曲纏綿處故曰若曾子可不
然僅酒肉之間娛親而不思守身何如上下文義
理不相連屬蓋曾子之孝與其誠身人所知也而
誠身事親事非一端卽酒肉間亦養志以明其概
則平生守身事親可知養志卽守身事親內事也
結以事親若曾子可也神迴氣合有無限低徊或
拘泥字句作幹補之筆非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問去聲○爲知正君而不知
正己者言也君不正而臣但於用人

行政力爲挽救終歸無裨仁義格心之實也君正莫不正承上而言所以致君於仁義者則正已久矣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

附解道盡於仁義以此事君君心正而用人行政何待斤斤匡救然必如伊周之遇勳德望重事權獨任身爲師保凝丞告君誠正之學陶淑久而君心始正然伊周之興也皆簡自先王湯武之貽謀者固已不常而太甲成王又非昏懦之比是以獲成厥功後世諭教之法不明東宮師友文士已爲首選老成碩德無由致身所以陶養德性者固遜古人及其在位復增之以傲慢卽有大人之臣方將先幾而退人主高拱自是格心之事於何施之故聖王隆師傅以教胄正學術以興賢明禮義以清心廣言路以蒐善而後大人得展其才孟子慨晚近而爲此言非特勗臣亦以規君蓋其身固大人之身而其遇無大人之遇言下有無窮浩歎也後世大臣亦間有類於能格心者然誠正心學出處規模未入孔孟門庭格心二字終許之不得而其效亦可觀矣

四書恆解

孟子 雜書上

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本非懿行而竟得譽本欲求全而反致毀蓋世俗之毀譽不足以定人呂氏曰言修己者不可以是據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

退進

附解朱子引呂氏之說已是明盡又曰天下事祇是

一箇是非吾人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必要

迴護得人道好豈有此理尤耐人尋味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為易言者警惜其無所懲

而自損

附解人須有畏懲方好無責之者言日益肆而徒自

樂損其德長惡不悛孟子故惜之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時有薄植而好為人師者言此警之

附解師豈易為言行心術自省之不暇而猥以師為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好則其自治疎矣孟子非不欲人為師欲其自治

而後治人耳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 王驩字蓋以偶爾同行為無傷也樂正子

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

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聲○朱子曰昔日館客舍也樂正子學未至於聖人度未能磨不磷涅不淄則

從於子敖雖偶而不可不戒也故即曰克有罪自服其求見之晚以責之而意猶未發也

猶未知責之意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博平反啜昌悅反。王驩欲交孟子而不得

克爲孟子高弟或驩悅之同行非必其願從之也然小人不可與爲緣故孟子嚴切責之朱子曰徒但也

饋食也啜飲也

附解小人欲交君子每先投其所欲樂正子本之齊

求見孟子王驩適與之遇因其爲孟子弟子獨有

一番款洽樂正子以爲偶爾偕行亦屬無傷遂與

之俱饋啜之事子敖所以結樂正子者也樂正子

以爲此子敖相待之情不便固卻而孟子卽以爲

失己之漸樂正子已爲所愚故也徒饋啜也非樂

正子惜行李之小費而因便於小人亦非孟子惡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河南豫誠堂鐫

其竟從小人而故作如是之醜語其曰子學古之

道是信樂正子必不爲小人所移而曰徒饋啜則

惜其竟爲飲食虛文所欺也自來講家多未得其

辭義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當時有無故而違親自娶藉口於舜者故言此解

之以爲猶告告則不得娶且堯以君命治之替賤不敢違舜亦不得以父命辭也趙氏曰於理有不孝者

三事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附解起四句一氣讀下不必分節蓋孟子全是爲藉

口舜者發也趙伯循古註言不孝有三輔氏謂必

古傳有之趙氏猶及見故云良然虞書蒸乂克諧
不格姦言舜克諧蒸乂不能感格頑嚚與象蓋信
舜之孝也故帝曰我其試哉言果修身事親無愧
則必有刑于妻子之實試之云云蓋已信其真而
特以閨門纖細惟妻孥始克知之故必試之而始
見其精義入神否也若未知其賢遽以二女妻之
豈不孟浪至妻舜之時瞽瞍尙未底豫孟子已屢
言之無可疑者而後儒誤解一格字遂疑孟子爲
權詞豈知權詞有可否輕重之分事關聖人大節
而以權詞啟後世之惑可乎曰然則帝堯何以不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恒豫誠堂鐫

能感化父母之人爲天子且書至誠感神者義又
何居曰書言不誤人自誤解耳瞽瞍之頑象之傲
蓋千古所罕有且夫勢利之見猜嫌之私雖骨肉
之間蓋所常有也聖賢爲天下子弟言必以忠孝
其實父兄之不可以誠感者甚衆當時舜竭力事
親天下人皆知之而父母與象不諒其誠故爲頑
嚚與傲且舜生三十年矣其父母不爲之妻而必
欲致之於死四岳亦聖流而堯固如神之智者也
聞其名察其賢知舜事親之道已盡而瞽瞍小人
不足與深求故妻之舉之不必更令舜告之及舜

既爲天子而齋慄有加瞍也既幸其子之榮養而
又感舜之小心敬謹無已時故允若也此正堯之
權而得中以善全人父子舜之妙於用權卒遂其
悅親之心書言帝初于厯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言其始之不得于親如此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
瞽瞍亦允若言其繼之格親如此蓋綜舜之始終
言之非謂于田之時卽已允若而孟子不知書言
憑空捏撰如窮人等詞以圖一時折辨也且所謂
如窮人無所歸正夔夔齋慄之實而瞍以聖子如
舜必待攝政登庸彌復小心乃爲底豫故爲至頑
難化而舜之至誠所以爲不可及也不然父之於
子乃天性也若未至迥非人情而子能順之何至
遂稱之爲感神且下文曰矧茲有苗是明明言瞽
瞍之頑在有苗上也有苗至難感動而瞽瞍過之
以此思孟子所言豈鑿空妄語哉抑無後爲大之
義須善會人之氣質不同固有終身不能生育者
但弟兄有後卽親有後不必己出舜與象異母其
德不宜無後故孟子云然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節智之
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此為外視仁義者言。

而欲其務本也事親從兄愛敬之良於此最為真切。能事親從兄則愛敬至誠故知禮樂從此而生。知其當愛敬而凡不當愛敬者自知愛敬所施等威隆殺即為禮樂則愛敬洽於父兄天倫之樂性天日暢鐘鼓管弦不過鳴其豫耳惡可已以下形容樂舞之事。

附解仁主於愛義主於敬父母我所以生兄弟同所

生於此不愛敬天良漸滅矣更何事他言愛敬孟

子恆言仁義而人迂闊之蓋以仁義為身外事耳

故特明白鄭重言之愛敬二字事親從兄皆有特

就其重者言親尊嚴也恐敬畏甚而反至瞻依情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少兄狎習也恐情諛乎而反至禮貌有疏其實事

親從兄皆必愛敬兼到非有至誠懇惻之心小心

慎懼之實安得為仁與義仁天良也天良所發見

於言行合宜曰義必當辨別天理人欲始不至陷

親不義從兄為非故智即在其中禮者節其太過

文其不及仁義所施親疏厚薄不可一概而例隨

時處中有隆殺等威即是禮樂以導和愛敬篤者

性情必中和自然與樂洽浹人倫至樂天趣盎然

太和洋溢隨處有以自樂故曰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樂舞在焉孟子蓋實踐

之故能言之親切如此愛敬俱必就合天理者言
勿誤認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爲子孟子極形舜順親之心而又申言舜所以草芥天下之意得親得親歡悅順親論親

於道使親爲聖賢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

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悅親順親兩者易於相妨故盡事親之道至難惟舜克全其道既得親而又順親也底至也豫悅也

安其孝而化之蓋非徒徇其歡而已天下感動而各止於孝慈是不匱之孝也故曰大

附解得親順親朱子已是說得分明明然講家猶多含

四書恆解 孟子 雜叢上 孟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混今爲析之首句憑空而來言人世富貴適心之

事無過此也然舜視如草芥豈矯情哉蓋舜以爲

不得親之歡心不可爲人不能順親於道尤不可

爲子夫爲人爲子豈有大分耶人子不幸而遇難

事之親在稍知子道者必以得親之悅爲快然親

之所悅或未必合於義將順親耶而已陷親於非

道將不順親耶而又拂親之歡心是得親順親常

兩相妨也舜之事親也使舜肯阿意曲從則得瞽

瞍之歡固自易易惟舜聖德在躬必欲致其親於

聖賢而又惟恐失親之歡心瞽瞍之頑方以順從

其欲爲孝而舜又不忍違道以陷親是以夔夔之
念雖誠頑嚚不克遽化必待至誠之久帝命升庸
然後底豫底豫者感動於孝謹之誠而心安其德
性之美蓋瞽瞍已化於善而非但喜悅其順己私
心故曰盡事親之道云云是不得乎親四言非特
泛然慨歎乃揣舜以道事親之隱是所以草芥天
下悅之之故而凡阿意曲從以爲順者不得云得
親矣四句當抑揚讀之言不得乎親之悅不可爲
人而不順親於道又不可爲子欲得親之歡而又
不失乎道使吾親得爲聖賢則事親之道良非易
也惟舜盡之所以瞽瞍至頑而亦底豫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人子皆知得親順親人人可爲天下之
父子得與順兩情相安故曰化也定也舜之大孝
所以爲難也不然徒向得順人子四字字面着解
並通篇血脈皆不靈矣按舜本世爲虞國自幕至
於瞽瞍皆然因當時君長如今部落酋長各領聚
落故有一年成邑三年成都之事瞽瞍愛後妻以
及其子蓋欲使象世及故信讒惡舜耳又舜欲諭
親於道凡父母言行動靜必多幾諫之事瞍不以
爲子之孝而以爲拂逆故怒益甚得孟子此章發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上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明得親順親兩難之道而舜之孝始彰凡爲人子者所以善全子道者有法孟子不匱之孝亦與舜而並承矣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諸馮冀州地負夏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東夷在中原之東鄆文王生於岐周卒

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今鳳翔畢在鎬東地之相去也千有

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符節或以竹或以玉爲之篆刻文字彼此各一以爲勘合承上而言世地雖懸其得志所行之事則

一蓋指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推言凡聖人行事其業而言心同其理同皆如此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揆揆度量義理之權衡

附解此章非止爲舜文而言蓋天下古今止有一理

而人不能造其極則無以貫萬有而妙時中聖人

亦人耳然其盡性之功已至以一中揆天下之理

而有餘無論窮達常變惟盡其當行之道而事莫

不宜其窮而在下所以經權互用者人或莫測其

微若得志而行道則大經大法之昭垂損益因時

之妙用盡善盡美人耳而目之尊而信之易於指

點孟子故卽舜文言而特就其得志所行斷曰若

合符節不曰道而曰揆者道理有定而因時制宜

者無定惟聖人能揆其至是而悉協于中故曰其
揆一也符節二物以竹爲之則分割之而各藏其
半以玉爲之亦然周官小行人達六節於四方其
上篆刻不同以分貴賤卽旌節也或符或節皆彼
此取以勘合符合也節取其有節之義舜文非夷
也而曰東夷西夷之人或以夷字爲聖人諱曰猶
言東邊西邊不知此正孟子精義入神之言也天
之生人同此耳目同此心思華夷之辨以禮義不
以疆域三代後中原大國其初半屬邊夷不待言
矣卽春秋時夷戎白狄等時出入於齊晉魯衛之
邦曷得云中中原無夷也哉凡具人形無一非天之
赤子凡在覆載無人不秉天地之性豈有聖人必
生於河洛中夏之地乎舜之生平多在山東山西
河東濮州濟南等處孟子以爲東夷之人謂奄徐
海隅相近之地也至文王之僻在西戎自無可疑
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惟聖人生
處夷狄之地而能承天心立人極故爲宇宙不可
少之人而下文得志行乎中國中國字從夷字而
生言其心理之極有以得乎六合人心之所同然
蔡虛齋乃謂止作天下字解忌諱之見鄰於褊陋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蓋未知孟子立言之義矣戰國之時中國禮教凌遲孟子察天心人事而究其理之所歸特就人人所知之舜文指出生卒之地及得志之行以見聖人不可以方域論此心理之權度所以扶世道於無窮者聖無不同誠遠覽高明之識或曰春秋何以黜楚孔子何以憂左衽曰聖人之所以外夷戎者因中國經如許聖人經制春秋時禮教衰微而共主猶在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恐外夷入來毀棄先王之教故云然耳若中華禮義全無而外夷有之又何必是中華而黜外域子欲居九夷又曰不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如諸夏之無問官鄉子何嘗謂夷蠻不若中夏故孟子之言與孔子原不相悖不得其義與坐井觀天何異也畢郢後世名畢原有二文王墓在渭水南之畢原渭水北之畢原亦名畢陌秦惠王悼武王墓在焉僅隔一里宋太祖誤認而祭之舜文卒居當以孟子之言爲定後世考古者紛紛聚訟俱不足憑如禮記言舜崩于蒼梧非今廣西蒼梧也文人復增湘妃卽皇英及灑淚成斑之說大謬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當時
偶有此事

人競傳之孟子因
論之溱洧二水名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卽濟人一
事斷之惠

小惠政綱紀
法度之大者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

杠音江。即以濟人一事言政亦有其大者。遠者杠梁皆橋也。徒通徒步輿通車馬十一

二月皆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周正也。辟與闢同。焉於虔反。平其政通德類情。以故為政。為民法政平則辟除行人猶可何必濟之。

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此乃正教人以不必尚小惠言即惠之而亦不

能給也

附解此章向來講家皆知不黏定于產而張甄陶之

言尤妙其言曰乘輿濟人亦是仁心偶然流露如

禹下車泣罪不過偶爾若日日與罪人同泣梁武

不如子產若不修橋梁待人病涉非子產矣夫子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脫驂於舊館人於門人未嘗有所脫驂天下無印

板之聖賢云云真達理之談也子游問夫子亦嘗

論此事皆借子產立教原難黏黏然天下又有不

平其政而亦不濟人者方且訑訑然曰行辟人可

也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又將奈之何哉溱水

經注作澮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縣北又東南過

縣東又南入於洧水洧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

東南過縣南又東南過鄭縣南澮水從西北東注

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臣以義合者也孔子曰以

奴隸其臣正士日遠而小人日進君方以其威福驅

之不知臣主之情已攜即國勢危矣故孟子厲言以

悚齊王蓋不得已之苦心也手足腹心一體無間犬

馬輕賤之國人猶路人泛泛相視土芥則踐踏之斬

艾之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王未知

德之義而以孟子之言為過故有此問曰諫行言聽

禮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

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則為之服矣詳舊君禮遇臣下之事委曲詳

日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

往先為之容遲收田里猶冀其歸今也為臣諫則不

四書恆解孟子 離婁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膏澤不下於民則君本無代天子民

之心徒以利祿相誘耳而稍不相合

又迫感之是君實視如寇讎奚怪臣之不為禮耶

朱子曰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孟

附解此章孟子救時之言語雖鋒稜卻有至理儒者

多議之不可不辨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民事不能

一人獨理則承以大夫師長聖王之馭宇也以天

位為兢兢而非一身一家之榮其視天下人皆同

氣而惟恐己無以安之故虛己下賢與同天位天

祿而賢德之士感其禮遇度其可以行道受爵父

安元元末世以天下國家爲私器頤指氣使爲固然視臣下如草芥寇讎者誠不乏人夫其賢明之士先幾而遁擇木而棲非至誠禮任固必不能羈致之尙安待君以草芥犬馬視之而後藏身也哉若其中下之材以祿位爲欣欣以功名爲美遇則多委曲以就時奔走而効命然易於羈縻卽易於離散忠君愛國之誠未必百折而不改其操也若夫奸欺僉小之流方且以人主之喜怒爲迎合以利祿之豐歉爲榮枯苟有便於其私不暇念及於國卽斥黜之偶及亦銜怨而不平人君以爲此事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望

光緒十年
穎豫誠堂鐫

我之輩可以惟吾辱也又烏知賢臣側足宵小盈朝緩急無可恃哉孟子因齊王薄待臣下惜其字下離心非國之福故爲此痛切之言蓋時風所趨不激切無以動聽而其意則主於愛君不可昧立言之本旨而相苛也不然齊王之於孟子不過以虛文相待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而孟子三宿出晝餘意惓惓抑又何耶厥後六國亡秦皆以無禮臣下至於衆叛親離孟子之言獨非救世之良藥乎聖賢爲天下臣子防亦未嘗不爲天下君父勸孔子值周之衰患在於下凌上替故

多尊君之詞孟子值七雄之暴患在於主驕民疲故多警君之語其實憂世之心一也推接漸而行之心卽孟子膏澤不下之想揆三宿出晝之意卽孔子去魯遲遲之懷潘輿嗣蓋未及見明太祖因讀孟子此言欲廢孟子享祀然其起自布衣猜忌功臣殺戮太甚又足法耶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士大夫忠厚存心必求有裨君父徒苟進亡身無取也故孟子特示人以見幾之道勉爲君端本於仁義與上章微別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惟仁熟而義精乃知明而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惟仁熟而義精乃知明而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聖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處當孟子特表大人之學使人求其故也

附解禮義本無不是然經權常變因革損益不泥古

亦不背古不隨俗亦不戾俗隨時處中乃爲盡善

若執而不化迂而不通勢必爲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而小則害於風俗大則禍於國家故孟子爲指

出大人使從本原用功蓋爲門人示也夫萬事歸

於一理仁熟乃可義精豈易責之俗人自堯舜以

至周孔其道同而其事不同得其同而異異而同

之故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有許多功夫在今亦

不能具述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中中道才才能子弟無不可教爲之父兄者或實無道以成之孟子特指出養之一言使人修其身而善其教朱子曰養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附解聖人爲世道人心立法自當責子弟以孝弟然子弟之生而賢者幾何哉必也爲父兄者正心修身端其作率而又寬嚴交濟訓化多方則賢者可聖不肖者可賢矣奈世人不知正身立教之原或失則寬或失則嚴坐令子弟無成反侈然以爲己道已盡豈聖人之意哉孟子此章抉出養棄二字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使人各盡其父兄之道而後天下無棄才非爲子弟寬其責也嘗有朋輩以堯舜之子不肖爲辭愚謂此言啟天下父兄以諉責之意而開子弟甘居下愚之端是大不可堯舜之子不能爲堯舜堯舜卽以天下與人使天下咸被聖澤而其子亦免於鼎足之禍厥後子得保身保家虞賓在位三恪留封與三代相終始正所以深愛其子也書曰慢遊是好罔水行舟蓋丹朱年少時之惡習而益舉以爲戒乃宜鑒於殷之意觀典樂教冑當時必有善誘之道迨象管鼗鼓燕樂虞賓之時丹朱已非舊

矣不然獸蹠蹠鳳來儀而朱也悍然不化堯舜眞
不必更治天下矣世俗之言每附經傳而誤蒼生
不可不辨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

而後可以有爲

善惡公私不容並立有不爲則

有守矣而後專志於善見之明而行之力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扶人之過以快其私談直小人耳故

以後患揚之

附解此爲不攻己惡而專言人過者發朱子曰有爲

而言是也若忠臣孝子大節所關利害攸繫不可

不明目張膽以爭之或人心風俗所繫是非得失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聖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亦必明辨以維教化不可一概而論也孔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而謂季氏臧孫下至乞醯之微亦

必指其非蓋聖賢爲世道人心計雖微必辨且私

與門弟子論講是非時或以人事證之非攻摘人

短也初學未能自修其身且以寬厚含容爲主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

甚者

已甚太過也順物平施而無一毫加損若含宏光大

又不待言矣

附解此表仲尼之所以爲聖人實爲已甚者發也已

甚二字所該甚廣聖人凡事責己卽爲君爲父爲

師亦必先正己而後正人他無論矣故善善從長

惡惡從短非姑息也法行而留其恩以開自新之路如罪無可寬亦不枉法然如其應得之罪而止必無已甚之行世人於己分內當爲之事尙未盡道卻於求人責人往往已甚不特報怨洩忿多過其施卽尋常日用每不免逾分相求此五倫之所以多嫌隙也孟子特舉仲尼以爲法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外義而言信果則所謂謂信果者並不得爲信果矣大人精義入神故無必信必果之私心而後全其信果

附解此章與孔子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說及前章非禮之禮章互相發明信果自是好字眼但必信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吳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必果則是先有一段私心而不審義理之至當否尙得爲信果哉大人義精仁熟言行必歸中正未嘗預設成心有意信果而實則無不信果孟子正爲信果辨眞非教人不信果也此處最易看錯學者詳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謂

初赤子之心無情欲者也大人神明不測要祇全其性之所固有而不昧赤子之良一涉於後天形氣之私則心非性矣

附解此章道理至精至粹先儒紛紛議論俱不甚分

明大人神明不測赤子蠢然無知如何同論朱子

純一無僞四字固是說得最好但赤子之無僞有
不失之而卽爲大人者有不失之而卽爲小人者
不可不辨如呱呱必歸父母聲色無所動心此不
失而可爲大人者也如饑則不擇食寒則不擇衣
順之則喜拂之則怒此不失之而卽爲小人者也
然則孟子此言究未爲細密乎非也禮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孟子此言乃指未生以前一點天性
乃赤子之所以爲赤子故曰赤子之心人之生也
受氣於天稟理爲性此性之具於生初者粹然無
欲渾然至善一太極之真氣所含而人之所以爲
人不同乎物者也赤子之在母腹也母之呼吸通
於天地而子之呼吸通於母此所謂氣也而性存
乎其間矣性之理至誠無妄乃天之所以爲天而
人實得之以成人夫其形骸具而天命存太極分
而胞胎破先天渾然之性楛於後天氣質之情而
赤子初生清濁智愚已判矣惟夫未生以前具此
太極渾然之性者乃爲赤子之心而大人之生安
學利困勉不同及其成功皆祇全此最初之性而
非言赤子旣生以後知覺運動之心涉乎情欲者
也惟此渾然太極之性在未生以前而旣生以後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聖

光緒十年
廩豫誠堂鐫

梏於氣質故大人有復性之功存養克治之學迄於聖學之成不過全乎赤子之時天與我全體之性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若以赤子既生之後哢笑皆眞而言試問何人喜怒嗜欲終身不本眞心而發特以其有天理人欲之分故有聖狂之辨也而謂孟子所指赤子之心乃在既生以後之情哉故愚嘗曰先天之心情中之性後天之心性中之情而此章赤子之心則指先天胚胎之心渾然太極之理非謂繼起形氣之私情也自先儒言心而不分先後天是以淪於卽心卽佛之說而越椒羊

四書恆解

子孟子

離婁下

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吾之生卽朱子不能無疑是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正謂大人善全其固有之性耳不然但以純一無僞爲言赤子之心其眞於嗜欲與眞於愛敬必不能無善惡兩途可知孟子之言不亦多罅隙乎嬰兒赤子微有分赤子赤體色赤未加衣服之名人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故曰嬰兒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當時喪禮廢棄忽於送死者多故言此欲人慎終以免遺憾

附解事親爲第一大事原無養生送死之分此特爲不慎終者言若論其常則視無形聽無聲一出言

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終其身而後已也豈以能慎終爲已了大事哉周家喪葬之禮極繁重無非欲人篤於親而興於仁孟子時無之故以此動其天良而使求其無憾於心也大事二字爲俗人指點而言乃近人居喪於簷楹燈罩自書當大事抑何謬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示人以造道之功效欲其毋安小成也

深造循序以造其極以道不違仁也自得之反身而誠居安性定而安資深含蘊無窮左右逢原隨取諸

四書恆解孟子 離婁下 兗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至近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也故君子句深歎美之使人自得其趣

附解此章是教人盡性之功性理散著者爲道內外

交修動靜交養循序深造馴至於仁熟義精自然

無所施而不可前人反復言論不甚分明祇緣淺

看以道二字一切所言多類禪語轉令本章文義

不明孟子言君子爲學必循序漸進以求至乎其

極者蓋以萬事皆本於心萬理皆統於性性盡身

修自得於己則可以一貫萬也特患不能實自得

之若果自得之則心與理一靜而有主居之安矣

居之安則萬事萬物之理全備於我資之深矣資

之既深則日用之間動靜云爲因物付物而無不
協理取之左右其用不窮若百川之分流其源在
此無有弗給其效如此豈有他哉一理而散爲萬
事萬事還歸一理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奈何世
之人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又或求自得而不深造
乃以君子爲難及哉以道二字煞是鄭重世有深
造而不以其道者縱窮極工巧無與於天命之精
亦有以道而不深造者雖略知道體而不足語於
神明之德孟子詳悉言之末又歎美言之蓋其深
造者久矣學者勿草草讀過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示人以求博之要而非判

附解此章爲孔子所言博學於文二句下一註解令

後世徒博徒約二種人恍然自悟也蓋天下萬事
萬物之理皆具於心心未復性則本原已昏安能
燭理然天下古今之理萬有不齊若非多識前言
往行研究天下事物之理又何從得其會通故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不可偏廢而博學之功則入
道第一務也奈專言心性者不知理微諸事而不
能博務於淹洽者不知理函於性而昧所約孟子

特爲指出詳說二字曰詳則必研窮至於至精而後已曰將以反說約必使所說之理一一反求心而豁然卓然後可以一貫其博者固將以實踐於身而不詳說則是其所非不可以行矣其約也亦所以清其本原而不能守則乍合乍離無得於身矣三代以下言博者或偏於淹洽而略事爲言約者偏於守心而不知盡性則孟子所不及料也博約二字豈易索解人哉戰國時聖人之學漸微一二志士亦知道在日用事爲孜孜考究不知日用之理皆本身心必身心有實踐之功然後見聞聞莫非吾身之事故特爲開示之將以二字是爲徒博而不返約者言曰反說約固非謂不可博正言所以博之之故說卽所博者也返於身心卽爲反約孔子曰以約孟子曰守約皆此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深明

王者之用心欲人蓄德以及人也服人以驟養人以誠心量之廣狹不侔矣

附解此章爲諸侯言是也而謂指諸侯效法桓文而

言謂桓文尊周攘夷皆以善服人之事則非桓文以力並非以善此章乃爲知爲善而不能積誠久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道者言以善服人亦是知爲善之美而欲人同歸於善但其所以爲善者既未必純卽純矣而求功於旦夕德意未孚陶淑未久人安能驟革其故心悅其誠堯舜不待言矣卽湯武之興皆由至誠積德實惠及民久而民樂附之世主不知養人之義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且徒然况虐民以逞者乎以善養人者德企於純而無急功近名之心推及士庶凡成己成物者皆當知之也

孟子曰言無實句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言僞爲不

祥而蔽賢之言皆虛僞必以不實之虛言受不祥之實禍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至 光緒十年 惟 豫誠堂鐫

附解此章朱子兩存張子范氏之說而不敢定講家多主前說然言無實不祥者於義爲強一言興邦喪邦樞機榮辱攸係豈無實不祥乎自當以范氏之說爲長立誠以慎言爲本言僞則不祥然或無實之言不甚關係猶或未至有不祥之禍惟蔽賢之言以不實之言汙人名節必有不祥之實禍言此以戒蔽賢之流也上下實字義不同而字屬行文常調不可泥視也古今譖毀蔽賢者鮮不身受顯戮可勿戒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夷反。○朱子曰：亟數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

水哉。水哉，歎美之詞。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

聲。○朱子曰：原泉有源之水，混混湧出之貌。科坎也。愚按：水有源則不竭，德有本則不匱。苟為無

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可立而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孔子稱水之意，不僅為其

附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及家語所記子貢問答

之詞，是亟稱於水之故。已有成解，徐子未知而問。

孟子亦不多為之說，但就有本，宰譬於學，朱子謂

徐子必有躓等干譽之弊，是也。聲聞過情，君子恥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垂 光緒十年 緬豫誠堂鐫

之則聞人之譽，必增愧厲，其進德益深矣。非汲汲

利名以求顯燦之謂聲聞。君子非必不居恥其過

情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生，即各有所以生之理。但人獨得天理以為性，全性則人失性，則物幾

滅。性君子存養以承天，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也。存與否必驗於行事，舜繼五帝之

以上也。庶物，凡事物人倫則道之要也。明，有以盡其

情，察必求極其精，仁義禮智信為五性，即所謂幾希

也。仁義可以該其餘，庶物人倫則道之要也。明，有以盡其

附解：孟子將明人禽之分，使人盡其一性以希聖而

此章但言舜下文諸聖各爲一章孔子與己私淑
又各爲一章何也人但知聖人之尊而不知聖人
亦與人同不過能全乎人之理人亦知聖賢之大
而不知聖人祇此小心乃所以能全其性故先言
人禽止爭此幾希去之則物存之則人幾希者何
仁義是也必如聖人而後可謂爲人必全仁義而
後可爲聖人凡聖人皆全仁義者也不過性反不
同至於成功則一先卽舜以揭明仁義使人知存
幾希止是全仁義而下文所言衆聖事雖不一其
全仁義則一可知必至於由仁義行不待勉強乃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爲能存幾希凡君子皆然亦可知矣蓋不全仁義
不可爲人苟非由仁義行但以仁義爲美而行之
是仁義與我尙爲二物亦不得爲存之之君子孟
子不舉舜實事但總括平生而言其意如此惟存
之之理此章已借舜言明故下文禹湯文武周孔
各舉其一事以見事不同而理同卽衆聖之明察
由仁義皆可卽一端以見全體矣而孔子又自爲
一章何哉聖人而不爲君相自孔子始布衣之賤
欲存天綱而立人紀世以爲難不知人無貴賤心
理則一德造於聖卽困苦流離所以承天心而立

人極者自在故特專敘孔子春秋一事以見其扶世教之苦心卽人類賴以不墜與聖人而爲君相者同也至孟子私淑自爲一章則於理不得不爾俗講不知本文語脈或以君子爲不必聖人則舜文周孔皆不可通或以舜一人爲生安則禹湯文武周孔豈尙有勉強行仁之迹且堯以上諸聖又何以不得爲存之之君子耶弊由錯解孟子性之反之二言謂反之聖人不如性之遂覺禹文湯武微有參差不知孟子乃言聖人生質不同有此二種性反之名就其用功言之也至德造於聖則皆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能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夫子論韶武亦是言聖人遭遇之殊樂所以不同而其德固無不同非謂武王不如舜也先儒於此等處多未分明遂令講章妄說安可不辨不然舜一人乃能明察由仁義行諸聖不能試問可通否也浸假謂禹惡旨酒湯武不能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不能可通否也凡讀書須得立言之意况義關發明聖人以維持世教安可隨聲附和貽誤將來乎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好惡皆去聲。禹之時嗜欲日開而平成功奏

卽二事以見其謹危微大虛公之量湯執中立賢無方堯舜禹執中之學至桀而衰遭

賢尤衆特舉湯二事以概其餘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民遭紂之虐而文安之道自伏義以來而文承之視武王不泄

如傷望未見成己與成人純一不已也武王不泄

邇不忘遠泄狎也不泄則敬密不忘則恩用錯舉遠邇以言其精純也武以征伐興或疑有遜

於文故特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此該括言之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四人之事皆所以承天心而立人絕周公審時勢以宜民思之精而行之勇仁至義盡也

附解聖人之德一也惟因時制宜不同則其跡若異

然承天心立人紀致其憂勤惕厲固無不同也此

章歷舉羣聖祇時中二字盡之而非有低昂安勉

四書恆解孟子 離婁下 癸 光緒十年 刈豫誠堂鐫

之分朱子曰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程子

曰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

卻泄邇忘遠是也聖人義精仁熟不思不勉而此

言周公仰思待旦如其勞何也聖人不自以為

聖雖理極熟未嘗不加敬慎况為天下立法宜於

人情土俗通乎朝野遠近一時便之尤必後世法

之安得不思之至精至密且孟子以存幾希望人

歷舉衆聖各就一事言卽各有一義欲人會通而

力行之非第閒閒評論而已周公尙然則凡欲存

幾希者安可不慎思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

息禮樂教化不行於天下詩亡太史陳風去取失實而民情壅於上聞是非之實不著也孔子作春秋以

存直道之公而聖王賞善罰惡之意以明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

也原春秋之始與列國無殊以起下文也乘載也記載其行事也檇杌本惡木因以名惡獸而楚則取

記惡垂戒之意春秋錯舉四時以記時事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承上言其事其文不過列國史官之常而孔子

即其事以明其義俾是非之公不泯聖王禮樂之意猶在竊取謙言私有所得也

附解此章前人紛紛聚訟祇因未解詩之所以係於

王迹范甯穀梁序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朱子據之講家不敢異言益以滋惑實則孟子所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言亦人人意中所有特拘於傳註轉致迷謬耳今

正明之聖王在上使天下之人各正其性命是非

善惡之公人多了然而刑賞舉錯一歸於正禮樂

教化約民於中故其時天子有採風之使太史有

陳詩之條列國諸侯不敢外公道以行賞罰間有

政治不修刑賞不當者民間歌謠達於天子天子

用以知其風俗之盛衰而黜爵讓地隨之是蓋聖

王慮之周而法之密恐禮樂教化有時而衰諸侯

大夫不皆賢智而窮簷蔀屋之怨聲不能上達於

九重故特重輶軒以驗風俗也若其歌咏之和平

陳義之中正者則登於朝廟被諸管弦而賢士大夫之謳吟卽其詩以知其人升庸寵錫又不待言矣周衰聖王不作已無以正乾綱而同好惡並此禮樂教化之迹所以維持政法於不敝者人悉視爲虛文此爲王者之迹熄夫聖王不世出而所留遺之法度能奉行勿替亦可以維人心王迹旣熄則諸侯蔑視王章以好惡之私行其賞罰顛倒是非惑亂風俗卽有一二傷世憫俗之人著爲歌咏勸懲褒譏諸侯惡其指斥不列輜軒所存者皆阿諛頌禱之詞是非失實是爲詩亡矣於斯時也在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五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上無聖君以操賞善罰惡之公在下亦無復秉彝直道之良是以諸侯縱恣威福自擅忌諱深而草野乏忠言諂諛進而朝廷少公論詩之亡也非果無詩聖王所以重詩而詩之所以爲人心風俗所係者亡也詩亡而美刺失真民隱不上達一時之美惡失真猶可言也千秋之公論無存甚可憂也夫子知聖王不可復作而列國之暴戾恣睢勢將益甚故卽春秋而筆削之是則是非則非令美惡之迹昭然僭亂之徒卽能逸譏刺之篇章而不能掩其所行之實事卽能飾頌美之諛詞而不能禁

是非之公論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令天下後世曉然於父子君臣之大義而聖王代
天賞罰之權本有一定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義
也若如黍離降爲國風之說是謂風不如雅不知
二南不害其爲風東遷以後非無雅板蕩昊天誅
刺顯然駟牡泮林上齊二代雅頌卽優於風豳風
亦列於變拘鑿之私談莫掩其支離之意見皆自
范甯啟之也夫詩被管弦風諷也列國之風謠足
以爲諷諭也雅正也讜言正論或規或刺皆足爲
一時之正訓也頌頌也詞專主於頌美而非阿好
失實也風雅各有盛衰均有關於王迹特王迹旣
熄是非美惡之眞不能上操於天子則忠臣義士
之謳吟無足動王公之敬聽爲詩亡耳夫子已刪
詩以見意而猶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故作
春秋若以王風爲夫子所降則魯頌必是夫子所
升聖人卽欲存王迹必不敢倍天常降王爲侯升
魯作頌知宗邦而不知共主豈臣子之義乎且季
札觀樂已爲之歌王風是王風本舊有不因夫子
序詩而降特未經夫子刪定則多駁雜詩與春秋
旣經夫子筆削而解者猶謬讀書不精每令康莊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堯

光緒十年
伯豫誠堂鐫

化爲荆棘愚另有詩及春秋恆解茲不贅晉之乘
節連下節看則易明語意急遞而下重末句竊取
二字在子則自謙在孟子述之則以明不得已之
心義字極重該括許多道理不僅維王迹而已所
以辨人禽而懷幾希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承
天牖民之衷在焉趙氏謂乘興於田賦乘馬之事
然史豈特記此一事列國皆有史常也其說近鑿
不可從國語所言晉楚春秋卽魯春秋蓋魯史記
事有法列國皆傳誦之耳至墨子謂周燕宋齊皆
有春秋則附會語不可爲據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卒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君子小人之澤皆不過五世而斬惟孔子世德尚有
子思君子之澤士大夫勳業所遺小人之澤庶人貽
謀之善也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孔子之澤非猶凡爲
君子小人而孟子方在五世之內已得受業於子思
與親炙孔子同非偶然也二也字自謙自幸之詞勿
誤作自負語

附解此章孟子自敘其得聞聖道而先言君子小人
之澤不過五世而斬惟孔子之道傳諸其徒可以
百世不敝而已幸生孔子五世之內有子思焉獲
承聖緒其所以承先聖而詔將來者庶幾可以存
幾希之理語氣須說得謙婉不然則竟侈然自負

失卻廬山面目矣孫奭疏如此解而張氏甄陶從之良是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出史記隋王劭謂人是衍字趙岐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孔叢子聖裔趙氏去古未遠其語必有所據不直日子思而曰人者對孔子而言故遜其詞耳繆公之立上距夫子卒時七十一年孟子距繆公元年百一十二年疑非受業子思不知長年古人常事毛西河就孟子本文論之其說有理梁惠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在三十年之後以本文有東敗於齊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空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王已卒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卽位之年距魯繆公卽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卽惠王卒年距繆公卒年亦止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與輔廣日子思門人無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直得子思之傳則親受業於子思爲是愚謂此章言己得孔子之傳而以五世立說正因子思孔子之孫非孔子有世德安能承大道之緒世字內已該得子思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取與生死人之大節係焉孟子示人以精於義而適中也

附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惟窮理盡性之極者乃能辨其似是而非戰國風氣輕死生重然諾取與生死不當於義者多矣故孟子言此張氏甄陶謂語有抑揚然本文三事平列不必偏側言子路之死非傷義其言極是子路為孔氏臣倉卒聞難赴之不知其為蒯贖也子羔非孔氏家臣可以不死其說皆先得予心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空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蒲江反惡平聲○逢蒙即寒混事見春秋襄公四年逢

蒙以私忌殺其師孟子歸罪於羿而鄭人使子濯孺

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

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子濯孺子端人

而取友亦端卒賴以免於難節取其事以明取友必

慎也世有長於材技而不敦心品亦不以心術人品

取人者勢必妄傳賈禍故戒其重德行而慎交遊朱

子曰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端正也小人庾公自稱

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節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齋側皆反○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朱子曰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掩鼻惡其臭也惡人醜貌者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自恃與自棄皆非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四書恆解孟子 離婁下 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故猶舊也謂人生受性之初也利宜於行易曰利者

義之和當時異學爭言性故言言性者但當原其天

命之始而言不當以後起情僞參之即知性本善矣

但所謂故者又必推之於萬事萬理無不宜故曰以

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

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

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此乃正言其失言性者以私智

穿鑿而不知性本自然之天理故推之萬事無不宜

性而去其壅智者之言性亦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其故天理自然

千歲日至後世運數之極致獨言日者天道以日爲

綱網舉以該其餘坐而致即目前以定將來萬古無

附解戰國時性學不明如公都子所述無善無不善
諸說皆執後起雜糅之性以爲性談天雕龍之輩
更不可枚舉故孟子言天下之言性也則就人生
本然之始以明其善而已矣但所謂故者必本諸
天命之理可推行於日用事爲非談空守寂高言
性命而已蓋性乃人生固有之理溯其原於天而
必驗其功於日用事物若言之甚奇而推諸倫常
日用滯礙不通則非利矣豈知天命之理具於生
初者至純無二天下萬理所從出全性者以吾身
自然之理推諸於萬事萬物無不宜順其性而出
之豈逆其性而爲之故言性者本有生之初至誠
無妄者以言之則得其正矣但異端言心言性亦
是本於生初而流於空寂偏於氣稟以其所言之
理驗之天地民物施諸日用事爲每多窒礙難通
則非利也夫理具於性而性之理驗諸日用倫常
智者言性或道其原或道其委卽一端以見全體
卽全體以該萬事其說不同皆就人心本然之理
原於天率於性者以覺世而牖民非有一毫穿鑿
附會如禹之行水鑿險探幽無所不至然皆順水
就下之性而道之未嘗任意妄爲彼鑿以言性者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謂無善無不善可善可惡及有善有不善等語皆逆乎天命之故既誣其最初之所得於天者又不能推行於日用倫常故曰若禹之行水則智亦大蓋由其原以達其委信手拈來莫非至理世人不識其故舍卑邇而求高遠夫高遠孰有如天然苟求其本然之故則天有常經日月有常度卽天行以測天數卽過此以往千歲日至之數可由今致之况性乃人生自具之理本於天者有一定驗於事物者無二理苟求其故何難立決而何事穿鑿哉舊註謂故者已然之迹蓋欲人卽發現以識全體未爲大錯但孟子爲當時不識性體者言正欲其原天命而知性善如舊註則利字只說得自然之勢類於禪家祇這箇是都不用法不若作體驗諸事皆宜於行之爲穩也夫子繫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字的解如是彼鑿以爲智者推諸性之本來則不合驗諸日用倫常則不通故可惡也天高星辰遠而天與星辰之常度有一定不移隨處可驗者此卽故也若指歷法而言猶爲後起之人工與性之故不類千歲日至以旣往言僅歷家推步之一法以將來言乃喻高遠難測之極致且坐而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奎

光緒十年
石豫誠堂鐫

致三字始有着落蓋千載以後之天運於目前坐致之乃因明於天道之本然而有以推之也若使天無一定之運人安從測若使性無一定之理智者何以窺此爲卽高遠以明其不必鑿耳孫氏義疏亦以故爲人生之初千歲之日至爲千歲之後善讀者其必能辨之矣日至二字如舊註說是歷元如愚則只作日度解耳蓋造歷者因欲窺算天行求箇日月五星會躔日作歷元從那裏算起挨序推到目前其原從堯典羲和始歷代有成法至不難知孟子說高遠難知而實易知故言千載以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奕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後日月星辰之運度亦可先知之爲卽其故以定新來也舉日以該天行故曰日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行音杭○公行子蓋其先爲公行大夫因氏焉有子之喪居子職之喪羣臣皆奉君命而往弔各有位次周禮小禮有其禮右師王驩也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朱子曰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孟子守禮而不及與右師言非因惡之而託詞以安之也位位立之班次階分行之序列孟子於齊爲賓師右師大夫不同階也歷位越人之位

附解孟子平日固不取右師而亦非有意矯激弔以君命而往無異朝廷守禮而不與言非因其不足言也簡何有焉按喪禮凡弔有當未小斂既小斂而至于此時尙未設賓主位又有當大斂至者位亦未備殯之明日乃成服杖而有朝夕哭奠之禮內外位方齊內位在寢門內殯宮堂下外位在外門內寢門外弔者初入門卽外位外位既定辟寢門以次入卽內位主哭賓皆哭值朝奠則朝奠值夕奠則夕奠禮畢賓出主人拜送是則初入門卽行弔禮安得紛紛與言故孟子非託詞也朱子或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問言孔子不辨知禮而孟子辨簡以爲不及孔子殊非孔子因魯昭公君臣之際故諱言自以爲過孟子與右師則不侔矣右師小人當時知禮者少不盡言以服其心則彼且含怒而徒以賈禍豈爲明哲之道爲言禮本如此非故簡慢禮意明而右師亦心解矣其中和氣象正大心情與孔子異地皆然何可妄爲訾議孔子於或人孰謂知禮亦自明是禮若謂一概模稜不辨是非小之則啟嫌疑大之或誤國事後世君子崖岸過峻致小人積忿成讐貽害君國者甚多試以孟子此事反勘之得

失可知矣有子之喪爲子居父母喪非其子喪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爲高視君子者言而近指君子存心之異以仁以禮皆兼內外而言仁

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君子存心不易知即其愛人敬人微之愛人者人

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又言愛敬之應以見存心不可不以仁

禮非君子有預求功效之心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

同○此下三節歷言君子自反之意以見其存心之嚴密朱子曰橫逆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

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自反而忠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

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朱子曰奚擇何異也難詰辨也不與之校

仍以仁禮自反也蓋愛之敬之者依然無已非遂置之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

子不患矣夫音扶○憂亡之存心不如舜而無自取患難之道萬一有之亦自信其仁禮之素

患亦終解也

附解此章爲淺人導以仁禮當時殘虐成風禮教蔑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如不特無以安人亦不能自安故就愛敬二字先
言可以感人歆動之次言當自反其愛敬不必與
人計較不特免於禍患且可以如舜語似淺近義
實精微古今多少名人祇因仁禮二字未精到一
朝之患誤身誤國者多矣可忽視此章之言哉言
君子存心之異惟知自反不肯責人推之於橫逆
不易其操蓋必如是始為君子而凡外患之來苟
無以致之則亦不足為君子累矣張氏曰又何難
不是不屑校言彼亦人也只以存心不好遂致墮
落如此君子方悲憫之不暇思所以變化轉移之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究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豈肯與之計校真說得出聖賢心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平世明良之期所以

過門不入則因洪水之難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食音嗣樂音洛。亂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音洛。亂

世急需聖賢而無知顏子者故以樂道為賢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出處無成

心因乎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朱子曰禹稷身任其職故思之

而救之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朱子曰聖賢之心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使

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

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諭緩急之勢不同以

見聖賢隨時處中之義朱子曰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喻急也

附解此章祇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意聖賢心乎救民特無人知之則亦惟樂道而已非遂忘世此蓋

以誨門人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朱子曰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禮貌敬之也按國策章母

敗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馬棧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李 光緒十年 州豫誠堂鐫

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

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朱子曰戮羞辱也很

忿戾也世俗以匡章為不孝孟子即以世俗常言

衡之而章子固非其人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也正言章子之罪是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

不孝之稱所自來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

恩之大者賊害也申責善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

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即章子悔恨之情事以見其可矜未至於可絕也不養不受妻子之養也附解國策齊王使章子將勉之曰夫子之強全軍而

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
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王曰爲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國策書其人
其言多不足取而自春秋以後之事蹟賴以有傳
不可廢也其載章子此事殆非無因世固有人倫
之變如此不幸者章子旣不能救其母又不能事
其母出妻屏子終身不養亦悔恨無聊之一念也
然則爲章子者將奈何當母得罪於父時當幾諫
其父母使釋然敦睦不幸不可迴則善全其母以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五

光緒十年
石豫誠堂鐫

俟父之怒解而不能然以致母死於非命則不孝
於母亦不孝於父九州難鑄此錯矣父在不敢改
葬父死則可改葬幹父之蠱方爲大孝况君命改
葬哉孟子不絕章子者取章子有悔恨之心憫其
不幸之遇故曰是則章子已矣固非以其爲孝也
嗟夫人倫之變有不忍言者惟聖人能曲盡其道
至誠感孚全其美而救其失下此難言之矣是故
大學之道不明家庭骨肉之際必多不得其道而
抱憾者多聖人以忠孝望人固不敢謂有不是之
君父而爲君爲父者亦豈可侈然自肆樂莫予違

哉孟子謂章子責善是其不知幾諫以致決裂全此而其父之不可話言亦隱然見於言外矣故人當明善誠身善事其親而凡爲父母者亦不可不正身以爲則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奎

收豫誠堂鐫

與去聲。武城南武城在費西南盍何不也左。右曾子門人忠敬誠且敬也。爲民望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曾子嘗舍於沈猶氏值負芻者作亂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

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節孟子

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朱子曰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所處之地不同也

附解臨難大節所係也然非身食其祿則不必捐生

世人或輕受人之祿而臨難又苟免孟子卽二賢

過寇使人參觀明賢者不輕徇人亦斷無苟免之

事亦爲門人言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述王使矚之意而孟子答以無異舉堯舜

以證其說非自况也

附解聖人亦人耳盡人之道而立人之極以其此心此理合於造化而功於人羣五官百體固無異也孔子生周之衰得人爲盛四友之歎固嘗深幸於其徒然陳亢叔孫之流妄爲訾議而桓魋且與爲讐則人之知之者亦寡孟子處橫議之日巖巖道貌非必有心於異人而敬之者少疑之者多齊王之瞰蓋非敬而信之其亦疑而伺之耳孟子言無以異人而舉至奇之堯舜以實之豈自詡哉以爲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壹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以形體求異則將不察聖賢之真而自棄於堯舜夫聖人誠不可不尊信矣而視聖人太高以爲我不能及則必任意悖理反自喪其幾希故孔子言及其成功一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與此章之言正同此意今聖人之道昌明矣而人鮮希聖非果無美材皆緣高視聖人甘爲流俗之故不可不戒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闕良人之所之也蚤
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中國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
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
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播音
播施施如字○朱子
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
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
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當時
齊國適有是事而孟子述之非虛撰也由君子觀
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
相泣者幾希矣人知齊人可鄙而不知求富貴利達
者亦然孟子歎之欲人發其羞惡之

四書恆解

良慎厥所
以求也

孟子

離婁下

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若謂孟子鑿空撰出笑罵當世必不其然蓋聖
賢卽處己甚高無過爲憤嫉之言也或以一妻一
妾非乞食可以養活墦間非可常乞之地疑孟子
設言之愚謂妻妾娶於未乞之前墦間特其乞食
之一節自無不可通不必定作孟子描寫若輩解
致有傷厚之嫌也顧炎武謂古無墓祭闔百詩則
以爲有愚嘗考之二人之說皆是也曾子問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向
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去於墓而後祭於家又

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吳季札之於王僚也復命
哭墓顧氏引之以爲禮之變非也古人祭皆於廟
有事則亦祭墓蓋古葬日有制無停柩不窆者或
羈旅士民不及歸葬者既葬則不改厝則有事告
墓不能不祭禮本有此非變也閻氏引韓詩外傳
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亦爲仕宦
有故者言孔子葬魯城北魯世世以歲時祀孔子
冢弟於師無主故然非爲子若孫者周禮祭墓爲
尸則祭土神耳蓋子孫家居以廟祭爲正非有他
故不廢廟而之墓若羈旅及奉祀先賢亦祭墓是
四書恆解 孟子 離婁下 蓋 光緒十年 制豫誠堂鐫
以孟子此章祭墓蓋實有其事顧閻二子知典故
而不知禮意故相戾也後世士民歲時展墓暮春
尤隆其禮子孫不忘其先雖非古禮豈可嗤乎至
無廟者爲主於家日日奉祀凡時薦及昏禮慶事
皆先薦奠權而得中亦不可少安可拘拘古制反
使天下人忽忘其親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五

晚年定本

萬章上

凡九章

雙江劉沅輯註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瞽瞍逐舜在外居歷山耕田愛親不能自己困于田以呼天而自咎

天曰旻者取其愍下之意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

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

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入反共平聲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一

光緒十年

萬章誤以怨慕為怨親孟子解之言長息亦曾疑之而公明高不深告之因推其意以為孝子必不怨親

惟罪己而思何所得罪父母也竭力耕田共為子職之小者恕置之也于父母亦書詞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

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承上而言舜怨慕之實事事舜于畎畝書所謂

觀刑也九男無考二女娥皇女英百官瞽瞍虐舜使于田堯妻舜正其嫡位並畀以庶事使百官分職牛

羊倉廩祿餼也士多就之慕其德也胥皆也遷之移以與之言舜之怨慕不獨于田之時為然因狀其慕

親如窮人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的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

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

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承上而推言其心蓋瞽瞍至

舜既徵庸猶弗底豫舜所以如窮人而于田之號泣其為自怨可知矣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

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又言常人之情而歎舜之

慕親無已時蓋不但不得於親而後慕也終身慕父母則父母而外無可喜故不順於父母則

無可解憂言五十者舜五十攝政極富貴之時足以該終身也朱子曰艾美好也

不得失意熱中躁急心熱附解父母無不愛其子而舜獨處其變書云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非孟子此章幾疑怨親怨慕二字直

四書愜解孟子 萬章上 二 光緒十年 世 豫誠堂鐫

括舜一生心迹故詳敘舜之榮遇而以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明其心末以常人反形之世不乏如

瞽瞍之父母而其子果能如舜則亦無不可底豫

矣九男路史言堯長子監明早死庶子九監明之

嗣封於劉其後丹房傳鑄唐冀隨郁櫟函皆云堯

後然不見經傳以備參考可也娥皇作以盲女英

作以瑩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霄明

燭光山海經以舜之二女為湘神而離騷以娥皇

為湘君女英為湘夫人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女

涕淚灑竹成斑皆附會不足信也百官事舜者舜

本嫡子當嗣位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瞽瞍蓋欲廢舜立象至欲殺之時人以其不知聖子故目之曰瞽虞國今山西安邑縣去厯山數十里瞽瞍逐舜在外舜耕於厯山堯知其賢妻之正其嫡位故有百官牛羊倉廩等先成婚後歸見翁姑故書曰嬪于虞瀉水出厯山汭水之支流瀉汭卽厯山下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是以不告也

懋直類反。朱子曰詩齊風南山篇信誠也懋讐怨也舜生三十年矣瞽瞍不可從大倫不可廢故堯妻之舜亦不告父母萬章

疑問而孟子告之如此後世誤解尚書反萬章曰舜以孟子爲疑愚已詳其義於不孝有三章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

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章疑堯當使舜盡禮且以帝堯

命之瞽當見從不必竟不告也告則不得娶蓋瞽瞍至頑非遽可以禮喻告之而不從舜必不安以堯之意行之則舜從君與父一理而堯獨任其咎於舜爲無罪矣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媿使治朕棗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禮反忸怩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

梯也揜蓋也史記瞽瞍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

使穿井舜已先出瞍不知而蓋之謀謀也蓋蓋井都

君舜本應襲虞封也績功也干盾戈戟張弮弓也棲

牀也治棲欲以為妻也鬱陶思君閉結也忸怩慙色

也臣庶堯妻舜蓋已使正位世子故有臣庶也象至

無禮而舜喜其來前忘其所為蓋聖人曰然則舜偽

純乎愛弟之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

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周禮掌王馬之政春

秋猶然無主池沼之說蓋

子產偶以其便使之也朱子曰圉圉困而未舒之貌

洋洋則稍縱矣彼然而逝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

其方理之所有校人狀魚之生而子產信之象以愛

兄道來而舜喜之聖賢以理自處即以理處人人苟

一言一行合理則忘其平日所為而欣喜納之

况於弟乎孟子深知聖人如天之心故能言此

附解此章愚已於前不孝有三章天下大悅章附解

言其大義聖德如舜何以不能得親孝子必致其

親於聖人而瞽頑反以為違逆又後妻少子媒孽

其短益增忿怒書曰母嚚想其巧言播弄不知若

何動聽故瞽遂欲廢舜立象其平日虐舜蓋非一

端而于田井廩亦見一斑當于田之時堯信斯錫而妻舜使九男二女從事之虞本小國堯又聖明於時四方風動想瞽瞍必不能與堯相抗瞽欲廢舜使儕齊民堯妻之而正其位畀以臣庶必別有臨馭之事瞽既畏堯無如何乃又於家庭間瑣事如井廩類私虐使之詳見下章史記謂舜穿井匿空旁出不合情事當是舜知父欲蓋井先出避去父母以爲尙在井中而蓋之也列女傳載舜女弟繫一名敝首與舜妻諧脫舜於難理或有之或謂舜與堯同出於黃帝而妻二女爲瀆倫然舜自是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幕之後並非同出自黃帝左傳及國語可信他書不足信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象恃父母之愛而不行仁
舜以善化之反成罅隙故

欲殺之也封之而以爲放
世俗以私妄窺聖人如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廩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

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陣音鼻。幽州今徙也。

密雲縣崇山今湖廣永定衛西三危山名今燉煌東南三十里羽山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三苗之君與鯀皆死於徙地故曰殺殛實則始但放流而已按此與書皆言四罪蓋皆不遵舜教化之人左氏乃有凶凶與罪相去遠矣不可混視萬章疑在封象耳有庫當在蒲坂織內而或謂卽零陵有庫疑舜後南巡象或從之至是數萬章疑舜不當封象虐民孟子言親愛當然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

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使吏治其國卽後世命卿之制所由彷彿世蕃相亦然蓋處之以優而俗疑爲放常常見源源來則舜親愛之本心也不及貢二句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六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附解張甄陶援引左氏史記謂象之殺舜蓋欲爭世傳之位是也而謂瞽瞍目實盲則非上古制度不及後世之詳其君長祇如今部落酋首舜之先世封於虞及瞽瞍襲位蓋多遺行舜以道幾諫反遭斥惡又後母傲象從中播弄遂至瞽恨益深使舜耕田舜卽往田賤而勞之也所在人民悅而從之故有一年成邑二年成聚三年成都之事陶漁亦當在此時聖人溫良恭儉讓又能利用前民故歸之而當時君長部民無甚定居可見象之殺舜蓋亦其父母所命如近世無賴子弟惟知阿順不

知亂命不可從也見舜而忸怩是其本心之良有
不可得而湮沒者舜惟知孝親卽惟知愛弟卽弟
果自欲殺己己但預防不罹其患足矣何能恨弟
况親之所使乎聖人有天地之量又有神明之哲
其處變而不失其常委曲而全其道凡事皆然而
父子兄弟之間天親大倫不幸遇變尤非易全其
美者舜能如此故爲大孝堯早聞其事已灼知其
賢及聞岳薦師錫曰我其試哉試者觀其刑家之
實事外亦別有所以試故妻以二女後人析堯典
爲二增一舜典人遂謂一聞舜賢卽妻以女我其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試哉句空而無着且覺堯孟浪矣虞今安邑去歷
山數十里瞽瞍遂舜欲傳位於象堯以禮降二女
于媯媯水出歷山堯妻舜後乃歸見翁姑故曰嬪于
媯媯無禮堯以天子命治之正舜嫡位賜舜臣庶
賤忿猶不解復以井廩等私賤虐之舜不以堯故
稍自侈然益夔夔齊慄敬事無已久而瞽瞍其誠
又喜尊養之隆遂爾底豫詳考尙書孟子其本末
情事宛然如司馬溫公蘇子由史剡近崔述等未
達經義反以孟子書所載爲非誤矣張甄陶又謂

舜避象而往陶漁民因化之不知夫子嘗曰瞽瞍欲殺舜不可得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烏有行千里之外號泣以求格親者乎陶漁與耕田皆一時事在未會師錫之前至謂歷山雷澤河濱相去甚遠尤非安邑去歷山纔數十里何不詳考而妄言之乎且孔孟之言析理至精學者可依據以定千載無容以私臆而妄談學者合觀愚言細繹書云參詳自明其他書不足信也共工一人左傳共工氏以水紀在炎帝前楚詞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指列子所載與顓頊爭者書曰垂共工則冬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八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官也杜預謂卽窮奇又堯時一共工既流之而垂乃爲之密雲東北五十里曰共城閻氏謂是流共工處則幽州所屬之地耳山海經顓頊生驩頭博物志謂卽驩兜近之崇山從地理今釋三苗國名其君不善竄之而更立賢者故禹貢言三苗不敘三危亦不一書凡三見三危旣宅導黑水至于三危竄三苗于三危此三危前人以爲在今陝西嘉峪關外近是俗名卑羽山鯀之罪書曰方命圯族楚詞曰鯀以婞直亡身以禹之聖能平成天地而鯀不任之其剛愎自用可想羽山在登州蓬萊縣

孔傳謂東裔在海中是也禹貢之羽山在祝其縣
今海州屬漢志以爲鯀所殛處疑誤四罪書鄭註
以左傳四凶當之不可從也以有庠爲道州鼻亭
始於漢書然與此章源源而來不合前人已辨之
張氏椿據寰宇記謂在趙州之象城近是不及貢
二句古語或以爲逸書未必然也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土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
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九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予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

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
及

反○朱子曰咸邱蒙孟子弟子語古語蹙蹙蹙不自
安也岌岌不安貌堯典虞書篇名古書本一篇無舜
典後入始析之也放勳堯號徂落死也死者魂歸於
天曰徂魄降於地曰落遏絕密靜也百姓百官有姓
者舜之和堯書有明
微故直引以折之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

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咸邱誤解北山詩言即為釋詩意以曉之而臣父之說自破文字辭語逆也志詩人之志不獨立貌遺

餘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孝子以尊養為念舜因天子而益

有以將其孝思豈反有臣父之說引下武之詩言當以舜之孝思信之不必效齊東語也書曰祇

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見音現齊側皆反○祇載敬事也夔夔戰懼貌齊慄莊敬畏懼引書言瞽瞍反為舜所感化是為父

四書恆解孟子 萬章上 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不得而子蓋姑就其說言之也

附解君父至尊也而勢利之俗興至有齊東之說咸

邱蒙所述在今日人知其非而後世勢利相沿則

竟有其事燕王噲於子之晉庶人朝三家及熊躡

雀殼皆其類也孟子為之詳辨而後世擁篲之風

攝真之事猶昧綱常以行甚矣天良之淪亡不勝

髮指也咸邱魯地或其人居此而因為氏齊東

海隅僻壤無識者多古書有堯典而無舜典愚另

有書註茲不贅堯典百姓黎民分言張說對唐元

宗曰古者民無姓百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丹鉛

錄據之立說甚詳誠然夔夔閻氏曰夔獸一足之物凡人常時兩足舒布有所畏則束足如一足者然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重足而立亦此意至爲得之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時篡亂之徒多假堯舜禪受爲詞然則舜

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言天意如此而聖人承之非私與也天與

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猶反○萬章問也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天無言而行去聲下同○天無言而行

著其端也示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十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

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

卜反下同○暴顯白也天子爲天治民薦賢自代本

於至公至誠則天必應之堯之薦舜蓋以仁育天下

之心格天而因以舜之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行與事卜天心之從違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

○祭法

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者神人之主德至則神鑒

其誠民服其教非堯之聖亦無由知其故而燭其兆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上文言天子不能與人天下已詳此復就舜避位實事以

見其初無利天下之心而堯爲天下得人授受皆無毫髮之私是以歸其權於天與也必三年喪後避者三年總己以聽之時南河之南堯都平陽在大河北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於此其志甚決可見中國王內畿也而猶如也

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引詩以證上文民願卽天心也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聖人體天心行天道以治民未嘗以天下爲榮

亦非以天下爲輕也己子不肖則不忍以一人害

天下而必擇賢以授之然不敢私心與也必考諸

於天心惟天意眷顧昭然而民情協應則以天下

與之直如天自與之授者受者皆無心也後世履

位而疚者旣大負乎天心而脾睨神器者直大千

天罰方且託於禪讓之奇夫惡知天之所以爲天

與聖人之所以承天意哉孟子此章發明嚴正直

令燕噲子之莽操之流一齊膽落又孟子言舜禹

益避位事今皆無傳然尙書尙在授受之事昭然

而孟子又非妄言者後人乃以所不見疑之謬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曰吾君之子也爾音潮。否人言非也。不然禹事不

之心盡其道之當然而成敗得失弗論也禹之薦益

與堯舜同而民之歸啟與堯舜異正惟薦者受薦者

四書恆解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皆以無心處之而見其至公至明也陽城今河南登

封縣北三十八里箕山與陽城相對啟禹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

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舜之

而申明之言舜禹益德無低昂而所遇不同故民心

之歸往有異是其事故所遭即天意存焉而非人力
所能為因言天命不可以人為強致聖人奉若天道
豈有絲毫作意於其間哉渾淪言之謂之天有因言
之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
之命故仲尼不有天下上文言益之事已明此下二
節又明創世繼世之大凡以

杜觀觀之妄託匹夫而有天下此不可為常之事德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則天意也不然聖人豈以位為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榮哉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道之常必其子孫大悖天心而後廢之益伊

尹周公德不讓於舜禹而嗣君皆賢不有天下適得其本心之安豈非臣子之大快哉伊尹相

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

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上言伊尹周公所

以證益而此下又申言伊尹周公之事敘

尹事獨詳以見聖人委曲至誠盡臣子之道大概然也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

壬立四年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總己攝政營桐宮西南五里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總己攝政營桐宮

四書恆解孟子 萬章上 古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以居之使密邇先王修身蓄德聽伊尹之訓己尹為置賢師保以教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言周公之不有天下亦以天命有屬如益

之不有天下而又云猶尹於殷以見忠勤之心事同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引孔子言以實之義盡其道而與天合者也

附解最可笑者世俗之見以名位得失為榮辱短長

至於禹而德衰之言祇緣視天下為重便謂能讓

天下者為至奇不知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或窮

或達在己自有承天立極之道未嘗薄富貴而不

居正非藉富貴而尊榮舜禹益同處一時聖德無殊其薦之於天也自是因現有如此之人才德倍

於己子可以代天理物卽薦之以卜天心而舜禹
益何嘗有絲毫得天下之心也三年之喪舜與益
皆以冢宰總百官禮也分也喪畢而歸政遠去亦
禮也分也天下之從舜禹誠不得已而應天順人
然亦必商均能遵其父之命甘心讓位而後可觀
于虞賓在位鼗鼓笙鏞鳳儀獸舞可見聖人讓德
之隆君臣父子間一片太和醞釀有非末俗所能
測識者矣避之一字孟子爲人言而云其實皆行
其理之常而已益之歸政遠去而民心奉啟適如
其本心此益所暢然滿志者而於禹益復無損韓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五

光緒十年
刈豫誠堂鐫

昌黎對禹問謂禹傳子憂後世爭亂又以孟子爲
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殊誤夫子言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則其德同矣其薦益必見益之賢尤
倍於啟故不自私其子然而禹固大聖平成功烈
在人啟非不肖民安能棄之謳歌訟獄之啟豈但
如甘棠之愛則禹豈因憂後世爭亂而然乎孟子
據實事以立言明白曉暢何云求其說而不得且
恐聖人之心及天與之意人未甚釋然故又申言
輔相與子之賢不肖以見人事如此卽天心可知
非人之所能爲四句鄭重天命正以明聖人寅畏

之由不敢一毫有私豈謂益可傳而天不傳之是
人所無如何哉天命渺冥然其迹固昭昭在人事
間聖人格盡人事不敢稍違天理初非有所責望
于天天或福之不敢以爲當然也天或困之不敢
以爲不當然也其視天下如浮雲爲臣克盡其職
已是快然此外一衣一食之榮亦不介意况天下
乎孟子之言至明而後人妄爲之說啟世之疑可
乎天命二字就本章言惟陳北溪說得最是其言
曰爲以事言爲事是人非人所爲卽是天致以吉
凶成敗言有因而致是人力非力所致卽是命外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古註鐵板不可移易而世
每以程子之說爲疑至金仁山據商書附和程子
王宰皆亦取之不可不辨孟子特筆提明伊尹相
湯以王於天下則君臣一德湯之薦尹于天可知
湯崩太丁未立而卒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而
卒則湯無子矣伊尹於是立太甲書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蓋
尹不敢擅立君之權告于湯而立之若曰此先王
之命耳喪三年不祭告廟亦以太甲之名特不親
行祭禮耳先王卽是成湯及商之先王其曰祀于

先王就尹言之其曰厥祖就太甲言之非有二也
仁山謂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
則自成湯以上俱曰祀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
嗣王祇見厥祖書法若是重複不知外丙仲壬之
立尹或無誥或有而逸之至太甲初立時尙年幼
本不十分秉德尹以義立之謂其旣立當自重德
改行而乃不然因其居憂且令居桐宮置賢師傅
教導之故曰密邇先王其訓謂近湯墓而思祖德
動其哀思或悔其所爲其訓者戒其師保善訓之
也若但使居桐而不訓何以卽能率德改行尹聖
人其所選輔導亦必聖賢故太甲遂處仁遷義耳
太甲不以處桐爲辱而反深感尹之匡救者其訓
之力也若不知其訓卽匡救之實似尹置之桐宮
但求湯陰中默佑太甲不大可笑人乎卽尹之事
能知尹心則周公亦可知故下文不復詳周公事
猶益之於夏是引證之故猶尹之於殷是不敘周
公實事故程子據邵子皇極經世無外丙仲壬年
數而云然邵子之推者數也卽其經世一書以卦
義強配帝王語多舛謬孟子在先秦以上得聖人
之傳邵子之在孟子之後僅工術數之學孰得孰失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七

光緒十年
伯豫誠堂鐫

孰是孰非艾千子有言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此乃伊尹意中之事何緣傳至戰國而待孟子乃言愚謂果如程子說則伊尹以私意立君而不論禮之當否是直視君如弈棋者耳解經不明則誣聖人以長亂何可不慎湯墓在桐晉太康地記在偃師西南閻百詩疑其去亳太遠謂當在虞亭縣桐亭張氏椿以爲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援皇甫謐之言謂在偃師爲信近是漢哀帝時御史案行水災得湯冢於汾陰縣北郭據秦本紀甯公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太

光緒十年
此豫誠堂鐫

湯張氏謂周桓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乃西戎之君葬於微陌者而非湯墓其說甚辨可從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戰國

卑汙之士爲此言以自蓋其短史記妄傳不可信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今陳留

縣東北耕於莘野託業正矣樂堯舜之道以堯舜之道自樂而無外求義道一也分言之者堯舜之道不止在辭受取予爲證割烹事故析言伊尹揆之於義不合即非堯舜之道而不爲即其辭受取與見其析義至精即是樂道之實與養氣
湯使人以幣聘之豈章言道義者不同一介細微意

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猷猷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此下四節敘湯聘尹之實事何以

湯之幣聘自言無所求而自樂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

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趙氏曰幡反也三聘則知尹至真尹可以及身而行堯舜之道

故幡然改非徒感知己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述尹平日自言明其應湯之聘欲以道濟民非有求於湯知明

其理覺通其變非予覺之而誰以湯卜天心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四書恆解孟子 萬章上 五 光緒十年 陸豫誠堂鐫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同反內音納說音稅

○總上文而斷之明其救民之心與事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

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此乃正言尹正己以正人必不辱己尹之

聖人所知也凡聖皆不辱己遠遠隱近近君去已仕而去己吾聞

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猶言夫

子之求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天誅奉之意始也引書言湯奉天討罪自己始其事於亳以證正

始也引書言湯奉天討罪自己始其事於亳以證正

人之事

附解人言誣伊尹不是說伊非聖人是言聖人亦且委曲行道小人自蓋其卑汙苟且之行也萬章之問亦是疑尹如此則非聖人孟子先詳言尹出處本末後言聖人無不潔身以見人言不攻自破朱子言尹是二截人此語最是害事尹當桀之世其志亦曷嘗不憫天下之昏墊哉特世無知己義不枉道故躬耕自樂湯初以幣聘尹固未定其果有重道安民之實否也故猶囂囂然自樂及湯三聘之勤則其樂道尊賢可與有爲曉然可見而天之一不欲尹終窮亦可知矣故幡然改而稱天意以自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頤豫誠堂鐫

明其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蓋喜湯之誠求必能同心同德濟世安民也用行舍藏只是一理成己成物初無二心豈宜作兩截看乎或曰先主於孔明親三顧之而後起孔明祇言由是感激許以馳驅湯於伊尹但三以幣聘而尹卽赴尹自言將以道覺斯民其不同何耶曰湯求尹於他國勢不得親往則三聘已勤先主求孔明於咫尺可以親往必三顧始得其抱道同也孔明上表於君其詞謙伊尹憫世自明其詞戚其濟世亦同也孟子此章敘事議論兼行已說得甚是明白

而張甄陶謂此等事無可考證孟子只以理斷之

誤矣知覺字本一此處並言則微有別知明其理

覺則靈悟之速也牧宮趙氏曰桀宮桀所居之地

以爾雅邑外曰郊外曰牧證之蓋猶牧野之說

也書詞與今伊訓異古人引書原不拘拘原文又

漢代古文尙書別行趙氏偶未之見故以為逸書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主以之為

嬖人名或以其所能為氏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兗豫誠堂鐫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讐如字又音擘。顏讐由史記作顏濁鄒學

告特藉以觀聖人耳天理之主宰曰命非世俗數命

義主斷制故以退言其實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

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陋主司

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又即處變以見孔子

桓司馬宋司馬桓魋司城宋官名以武公名司空故

改為司城貞諡也陳侯名周潘公也蓋貞子本宋司

城氏而臣於陳者陳貞子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爲孔子

上文徵事已詳此復以理斷之朱子曰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附解按癰疽本作雍雖一名渠今本字誤也衛靈公

嬖臣非謂其業瘍醫而賤之等於侍人也周禮瘍

醫下士之職古之業醫者皆聖賢不爲賤役其道

甚精亦非小道後世緣朱子註小道以醫卜當之

遂目爲賤役而令天下志士不屑其事斯民往往

誤死甚矣解經不可不慎也愚嘗於論語二章詳

言之茲不更贅侍人之賤以其爲刑餘豎僕然昔

在文武聰明齊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所以正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身化人者固有其道亦不得謂侍人卽皆小人也

但孔子時則無此等教化此癰疽侍人蓋本卑汗

士君子立身行己稍知自重自不夤緣曲徑况爲

孔子乎顏讐由與彌子子路皆妻黨人之賢不肖

各視乎其自命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况姻親乎然

孟子必註明之者以彌子汗賤子路不應爲彼傳

言耳命字最不易解先儒分義理之命氣數之命

然祇是一命世俗不達則多爲之說益支離矣愚

於論孟凡言命章已詳言之茲不贅桓魋欲害孔

子或疑聖人所過者化何以風馬牛不相及之桓

魑而欲殺之不知孟子言過化承上王者而言也若窮而在下無權行道人安能信之夫子溫良恭儉讓而慍於羣小蓋聖賢之是非往往與庸衆相反所以道大而莫容也且從來君子不與小人爲仇小人必欲與君子爲仇其性情嗜好如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由來久矣桓魋小人其弟犁從子學夫子告之皆仁義之事想牛平日以善諫兄多觸其怒因而遷怒夫子亦或有之不然則魑自爲石槲三年不成夫子嘗以戒門人曰若是其靡也死不若速朽之愈也魑聞而含怒之乎此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三

光緒十年
宿豫誠堂鐫

臆測之詞不可爲據聊以佐笑柄耳觀其殺之不得伐檀而還嫉正太甚其天理之淪亡已久抑或牛不謹言不可言而與之言以致斯故夫子告之曰其言詘也此等處不明則將爲淺人藉口處末俗而欲敦上行不可得矣故詳論之據史記孔子不悅於魯因受女樂而行去至衛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衛過曹適宋遭桓司馬去適鄭遂至陳皆定公十五年事夫孔子去孟子未遠也鄒魯門人服習孔子之教者亦多人矣而已有爲妄言以誣聖者人心風俗惡直醜正良可悼

歎然孟子不辨其事直以孔子平日斷其必無世之如孟子者幾人賢人君子汨沒於悠悠之口者可勝道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

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去虞入秦道困蓋曾爲人飯牛以自給穆公聞其賢而聘之五羊之

皮蓋奚所得主家者而穆公償之耳傳百里奚虞人

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垂棘屈皆地名乘四馬也晉以璧馬

假道伐虢欲並取虞宮之奇諫事見春秋傳述奚去虞之故爲下文知字伏案知虞公之不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畜

光緒十年

彰豫誠堂鐫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

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言奚智而且賢必不自鬻要君蓋卽其去就可考者知人言之誣也

附解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一句已斷定左傳晉執虞

公及其大夫井伯朱子謂井伯別是一人甚是各

書載奚事多誤奚並無見執於晉及媵秦走宛之

說惟韓詩 傳謂禽息薦奚尙可信去虞入秦君

子避地之常非有心干穆公因行而無資爲人飯
牛亦儒者貧困之常非因干穆公而始然人言則
竟將自鬻於秦四字作有心藉此入秦以爲干進
之路而以五穀一事證實之孟子敘其知廢知興
及輔君之賢決其必不要君已無遺意但時解猶
有當辨者自鬻二字不是不好字面英雄失路爲
傭保自給古常有之特自鬻以爲入秦之路則不
可耳自鬻以成其君賢者不爲卽枉己不能正人
之意時解於人言自鬻以下十八字未得其意並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上

五

光緒十年
河南豫誠堂鐫

自鬻以成其君一段亦不甚明白至張甄陶直謂
五穀大夫只以五穀合縫一裘殊穿鑿不成道理
五羊之皮蓋奚貧困曾得主家五穀以爲裘服因
爲食牛如今傭保不久穆公卽知其在本國以禮
聘之而奚義不苟取穆公因代償此五羊皮國人
美之後遂稱爲五穀大夫蓋誌奚遇合之奇並著
其廉介之實也垂棘見左傳成公五年屈產泉在
石樓縣東南四里馬因之得名閻百詩謂在北屈
縣蓋沿朱註屈地所產而誤虞地今山西平陸縣
號今河南陝州漢志及水經注有三號之稱東號

西虢北虢蓋虢仲虢叔所封之邑其後析爲三非
大義所關不必鑿可也

萬章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
朝音潮○不法曰橫
頑愚廉潔伯夷自處於清亦欲人之皆清不清者不
忍與居與遊蓋既無權力以化之則惟遠處避之極
狀其清爲阿世者戒以待天下之清其伊尹曰何事
仁民之心可見而不念舊惡所由來也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也與音預○何事二句言道在我則事君治民
皆可治亦進亂亦進承其意而言其狀又述
其言而斷之伊尹得君行道即以天
下事爲己任聖之可爲人臣法者
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由事上以及居鄉皆與衆偕狀
其雅量包容袒裼袒其裼衣露

肉裸程赤體趙氏曰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
厚柳下惠不失己不失人聖之可爲褊隘箴者

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厯反○朱子曰接承也浙漬米

不及炊也舉去齊去魯以例任止久處之大概孔子

兼上三聖之長而化其述四句分合觀之其義乃明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

極德造其極之謂聖清任和則其性質之微有不

能盡化者也孔子則純乎中正隨時各得其宜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子曰成樂之一終金

收也始始之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

也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始終而爲小成智先事而

明其理聖既事而著其精大成之樂先擊鈔鐘以宣

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承上言孔子兼三子而時

出之如樂之集大成金聲而玉振之釋集大成之本

義始條理終條理又釋金聲玉振之本義末四句乃

切孔子而言也始條理者挈其端而啟其緒終條理

者總其成而會其全智之事謂貫徹于其先聖之事

於其成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承上聖智二字
皆有智聖而孔子之智尤極於神化如射者力皆至
的而巧者妙在皆中其鵠蓋智者聖之妙天資人爲
齊者不可強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學至於聖至矣而孟子此章獨尊孔子者爲門

人言之也凡才技造其極曰聖手故曰作者之謂聖而聖人人倫之至則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無不同者孟子何以既稱三人爲聖又言不如孔子蓋因世變益甚爲後人定學聖之準也三代以前聖人鮮不見用聖人而爲匹夫則人知之者罕如夷尹惠三人惟尹用世人或知之夷惠卽無人稱爲聖矣至孔子亦止門人稱之戰國時何曾有推奉之者孟子承孔子之學而門人等無顏曾諸賢之材其來學者如樂正萬章輩已爲傑出其他孟子雖諄諄教誨奈資學所限一時難望大成故孟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天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此章特爲指出學聖門徑如夷之聖可以廉頑立懦如尹之聖可以覺世救民如惠之聖可以教民寬厚學者得其一卽可爲聖卽可以有益於世教矣惟孔子渾然無跡似易學而實不易學因是自己平生所願學不覺服膺之至而形容之咏歎之其本意則但示學者欲學聖人不外此數聖耳非故貶抑三聖以尊孔子也後人不得其解至不足三聖惟尊孔子而清任和三字竟無有如三聖人者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至於喪名節則不如夷徒尸位則不如尹尙矯激則不如惠而孔子之

栖皇求利達者且襲之矣凡孔子之事無不託焉
未知果似孔子否故此章之義不明爲世教害非
小也三子之聖舊說倚於一偏真是誤解夫聖者
造其極之名安有一偏可以爲聖之理且三人中
如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亦一偏則夫子用行舍
藏都不是了聖人者心中無一毫私欲如夷之清
乃其中無渣滓故見人之惡自覺不安然若其人
改惡從善遂不念舊惡矣是其心何嘗有孤高絕
俗之見集解乃謂不忍居乃不耐意非憐惜意何
其謬哉夫伯夷正爲不忍見惡人之爲民害故惡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其心仍一仁天下之心也居北海之濱以待天
下之清日望其清豈但欲全其己柳下惠之和也
祇因見得我得其爲我他人旣不能挽我亦不足
與較由由與偕卽夫子不磷不淄亦是道也至尹
之樂道猷猷無心榮祿得君而事伐夏救民乃用
行舍藏之正又不待言孟子爲門人言聖人大概
欲其善學而亦未嘗不願其竟造於孔子大成之
境若非爲門人言無故抑三人以尊孔與後世附
會標榜何異後人因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益不足於二子不知孟子乃借夷惠以砭世也詳

見上孟伯夷隘章茲不贅孟子嘗以夷惠爲聖人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興起反復歎美之矣又嘗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云云與孔子同矣奈何不察立言之意而輕詆聖人乎三人之德旣無不純而其不及孔子祇是氣稟之所得毫髮未能純化遂各有一番氣象不同處若孔子則生安之資而加以困勉之功直是磨礪圭角盡淨清任和皆有之而不可以一德名其於聖人尙然况羣賢乎故謂之爲集大成集大成本言樂之名孟子借以爲喻金聲而玉振之以下六句正解集大成之義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三

光緒十年

項豫誠堂鐫

末四句方就聖人說金聲何以爲始條理蓋樂之未作也衆音皆具而未敢發聲是條理已全特有待而啟以金聲之由是衆樂次第畢舉其中抑揚疾徐清濁高下許多條理皆自此啟之故曰始條理也而在聖人則凡事之來早已洞燭其本末任將來之委曲繁重無窮端緒皆自此而裕是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振之終條理者衆樂將終其間長短疾徐清濁高下參差不齊之數勢難頃刻劃然以玉振之而衆樂方譁訕然而止將從前許多條理俱在此特磬收之是於樂將畢之際會其全

部而闕之故曰終條理也而在聖人則凡事究竟之時旁人觀之深歎其精微超妙而在聖人會萬於一默成不言攝全體於廣運神化之中是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夫子之智聖在始終條理之不同而謂三聖人無智聖則非也故下文又卽智聖而譬之智乃神明變化之用聖乃純粹無私之名譬則巧力三子之力皆至於的其巧或不皆中於鵠此由秉受清靈之本體學問造誼之精粗稍有毫髮之間故稍遜孔子如黃金可寶終是堅剛白玉溫潤又遜黃金堅緻然其爲寶一也智之巧者隨機應變一點神妙之用如射者之巧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故又以射喻之後人因朱子各極其一偏之言謂聖人亦有所偏且若三子幾無巧者豈知智聖不全不可爲聖人哉特夫子之智較三子獨有神明不測之妙正如射者之巧潘黨穿札必不若養叔也孟子此喻精妙已爲後儒所不能及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趙氏曰北宮錡衛

人班列也當時至大之國七惟燕秦楚爲周之舊孟

而其爵伯耳子耳今皆非舊故北宮慨然問之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害己妨己僭亂之事略大略籍班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三

光緒十年
從豫誠堂鐫

爵祿之書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

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通天下之君長而計之有五等先王本天

理而設君以治民故天子亦在五等之列通一國而計之有六等皆分天子之治以治民班爵之制莫非天紀也君一位以下兼畿內侯國而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

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方千里方整一千里可耕之地開曠與公卿大

夫士所受不與焉附庸有中國夷狄之分附諸侯以達於天子則羣奉天子之命可知此班祿之制通於天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

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者視比也天子之卿六卿以上皆是卿大夫士所受之地蓋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三

以豫誠堂鐫 光緒十年

又在天子千里之外而非即以天子千里之地與之然周盛時天子之卿往往以外侯為之則所受之地自非畀以世守周衰始有據以傳世者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大國公侯之國朱子曰十

十倍之四四倍之倍加一倍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以下三節詳命國之祿以見先王無濫無刻而後世之失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侯伯之國朱子曰三倍之也

小國

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子男之國二卽倍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百畝之糞土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

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音食

嗣○申明上文代耕之意朱子曰獲得也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言一夫百畝之入可以養其家而下士以下凡庶人在官者皆以是爲差不止府史胥徒然矣

附解生民之初人物混雜一切養教之法俱無天生

聖人爲之經營法制民安樂之奉爲君長此貴賤

所由來也繼而聖神遞興生養旣遂禮樂遂作皆

聖賢君長酌其人情物理又因其時勢而爲之法

民心自然翕從愛戴而聽命之故自羲軒以來聖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人之爲天子者皆此類非有一毫強人翼戴之心

也聖王不世出而強暴嗜欲之徒乃有爭奪之事

然民心之誠服者十無一二也春秋至於戰國襲

前人之勢力壞棄王制任意妄爲北宮此問自不

可少孟子不與深言政治之源而第以班制大略

告之蓋北宮非可與知道者而後儒斤斤講求其

詳牽引諸書反疑孟子由未知聖人時中之義及

孔孟濟世所急並不在儀文節目之間耳今略論

之先王奉天出治擇其賢者而與之祿爵以共治

天下雖公侯大夫世官世祿然所恃以相維相恤

長久者禮樂教化爲之也其時開國承家者皆聖賢之才而天子所以治天下莫非誠正修齊之道故由廟朝以迄於閭門里巷皆然民無不田之夫士無非聖之學是以道一風同人安其教上下能久相保數傳以後賢聖漸少禮法漸衰則道敝俗壞亦勢所必然故封建之不可復行以誠正修齊之本原不可復作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禮周官使孔孟得志則所以損益而適中者固必有道焉秦壞封建未爲大失而聽民買賣民田不均不和由茲而盛又大學之道無復師傳上何以興教下何以率循故孟子此章略舉之而不欲苛議之耳後世儒者或是封建或非封建俱是就末節爭論而不知國家所以久安長治者不在此至柳子厚竟謂封建非聖人意抑何武斷孟子言大略以見先王奉天立法鄭重周詳之概未嘗言封建之非而近人張甄陶謂切齒封建者孟子亦謬甚孟子所言與王制周禮不同者孟子明言諸侯皆去其籍於時周官一書卽有存者不過民間私藏如秦禁詩書至漢始出之類後人因周禮晚出又或不解其義謂爲僞書云孟子所未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書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見何足信之然詳釋其文固非聖莫能爲愚別有
周官恆解茲不贅至王制漢文時作不可以疑孟
子受地一段愚說近之不然六卿卽受地六百畝
猶有公孤師保及大夫以下天子無地矣周尺百
畝今五十畝庶人在官周官所載極多若今書吏
胥給徭役之類卽以其地之人爲之六一公不知
其義疑設官太多非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長上聲○挾
恃也兄弟喻

平日相親狎也戰國勢交成風惟孟子以賓師自處
章疑之而問友孟子言不可有挾蓋破當時之見而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壹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以友德二
句釋之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
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

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此言獻子不挾貴而友無獻
子之家忘其貧也若五人尙未忘勢則獻子

亦不取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

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如字般音班○費惠公無考
此言費君之不挾貴師友則極

其隆事我則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

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

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趙氏曰

亥唐晉賢人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此言平公不挾貴而又

歎其未能盡尊賢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

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氏曰尚上也貳室

為外舅故稱舜曰甥舉堯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

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結明尊賢與貴

友匹夫之非過

附解友也者友其德也一句成萬古鐵案世之取友

者其上肝膽其次推解其次則市交庸惡之交如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廣絕交論所云是也孟子在當時巖巖氣象落落

寡合豈故峻其丰裁縱橫捭闔士風卑靡孟子安

得而有同氣至諸侯等侈肆不以禮來更無俯就

之之理萬章問友意在考證孟子也故孟子先言

不挾三句而以友德申明之下文單承不挾貴說

正破萬章之見而挾長挾兄弟可知矣挾兄弟朱

子未註趙氏以為兄弟之富貴者然仍是挾貴故

弗從之也歷引孟獻子三段見凡友德者皆不挾

貴而歸到堯舜以為極則結言貴貴尊賢一義非

回護之筆蓋非德則賤者何敢與貴者抗惟友德

則自當不挾貴方爲能友有德者亦始與友正結
明上文之意耳據雜史樂正裘汶上人家貧不遇
老於崧山下孟獻子嘗過其廬而與之言歡不忍
別牧仲展氏之樵人也夏不繻葛冬不束帶笑歌
於市歌曰牧仲牧仲爾胡憧憧世以江河長安此
窮獻子聞而異之遂與交居之於家不復佯狂焉
雖經傳所無理亦近之也費有二隱元年費伯之
費讀如字今兗州府魚臺縣有費亭呂相謂殄滅
我費滑者也季氏之費音祕別一地費滑之費子
思時已無而季氏之費子思時繆公賢明魯尚無
恙季氏之後安得僭稱公不如闕疑爲是貳室猶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卷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言別館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孟子抱道自重而未嘗廢諸侯之交際故萬章問之恭相敬之常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

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之卻之堅卻之也交際甚誠而必逆疑其非義則爲不恭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

斯孔子受之矣

章問果有不義而託辭以卻亦未爲不恭孟子言道禮交接聖人亦受蓋

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義自處而已朱子曰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以禮辭命恭敬之節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醜
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
不畏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敬書作愍徒

對反○禦人止人而劫奪其貨越顛越讎怨也章極

擬一非義之交際而孟子言禦人之人不待教之而

誅三代相承著有明法無可解說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

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

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此節

萬章疑孟子交際之本衷不知諸侯橫征於民王者

必教而後誅非禦人可比也取非其有為盜充類而

至於義之盡然諸侯之取民與取非其有者有間也

獵較獵而較其所獲之多寡孔子因而不改以無大

害義也諸侯以禮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

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

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章疑事道則一毫必以其正不宜任其獵較孟子言

孔子有以正其爭特未嘗驟革之耳先以簿書正其

祭器而不自以四方難繼之物為正供則所需有節爭

奇者將自示人謂俗既難以即革則宜去之孟子言

去之是以不輕於去亦未嘗不去也淹留也然後孔子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卷

光緒十年

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申言孔子以明其時中是交際之法也桓子因仲由冉求而知夫子舉以自代是大

道可行之機衛靈公以禮待孔子孔子受之孝公出公輒公養受公家之養也

附解萬章因孟子不見諸侯卻又受其禮際先設問明白然後跌出今之諸侯數句亦可謂善問矣不知聖賢以道自重固不枉尺直尋而平常交際無取乎已甚之行苟揆諸義而可何必過爲苛求也若謂諸侯不可見並交際亦不受則絕人太甚非所以爲中正之權衡矣取非其有爲盜自是不可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移易之語而諸侯據其土有其民雖厚斂於民有似於盜而究與取非其有者有別充類至義之盡言充盜之類至於其極凡取非其有皆爲盜而諸侯之取民特取之太過非取之非有也時解竟若取非其有非盜則非矣殷受夏四句卽承上不待教而誅言三代以來惟此禦人之罪顯而易見卽欲爲之解說明其非盜不能於今猶懍然也今律強盜傷人不問得贓與否皆斬卽是此意孝公卽出公輒晉趙鞅以送蒯瞶爲名欲滅衛輒從國人

之計不受晉欺衛人以其保宗廟社稷故諡之爲

孝爲之兆使人知其非不近人情也須善會其義
非謂聖人急於行道便苟且隨俗蓋俗尙之事無
大害義者原不妨仍之害義則不可從麻冕拜下
之分夫子已言之矣聖人不輕與人家國蓋因枉
己不能正人至日用周旋和而不流並非盡反時
俗以鳴高尚爲之兆也是孟子推獵較之意時人
因視聖賢太高憚其方正是以不敢相親豈知聖
人不外人情孔子亦獵較而先正祭器實未嘗隨
俗使當時魯君臣知其無高世絕俗之行則必終
委任之而道可以行矣其後因女樂行曰魯致臙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罕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足見聖人一片惓惓君國
之心故爲之兆非苟且將就之說切宜細認孟子
於交際以禮則受而於諸侯枉尺直尋亦不爲正
是孔子嫡傳世儒或多昧之反疑孟子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井田法廢而土

此章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言爲貧僅求免

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

抱關司關也柝行夜所擊木實孔子嘗爲委吏矣

上交之所云舉抱關擊柝以爲例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委鳥僞反會王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萬阻刮反長上聲○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者
會計其多寡出入之數當平也萬肥貌位卑而言高
引孔子之爲貧而仕並述其言以爲法位卑而言高
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位卑不可言高明卑且貧者本
無行道之責立朝而道不行可恥明尊且富者
宜免竊祿之譏當時之士多反此故歎之也

附解聖王之世民皆有業而野無遺賢安有爲貧而
仕之一法春秋井地漸壞大聖人亦託於微員以
自給至戰國時又不待言矣第縱橫捭闔之士干

進希榮皆託於爲貧而仕開終南之捷徑不獨一
盧藏用矣孟子特爲指破關頭言必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始爲爲貧而仕否則夤緣苟祿不得藉口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於此孔子節而已矣三字在夫子口中自當作謙
以自處看而其職易稱不爲苟祿意自在其中位
卑節仍是申明辭尊居卑二句之意當時遊士干
進苟祿正緣不明此義之故二也字言外有許多
慨息或謂位卑亦有當言之時然非君相求之安
能越職言事又或疑只檢卑貧而仕爲聖賢打乖
然聖賢欲救濟民生而君相不用至於俯仰無資
亦無遂甘心餓死之理擇其卑貧者而仕盡職盡
心非徒竊祿以自肥何爲打乖哉若君相虛心委
任大用其道豈復爲此然此乃世衰道微寒賤不

得已之一法孟子因當時時勢而言使寒士有立身之道至後世則有道可大用而並求抱關擊柝不可得者也故朝廷培養士風其道不可不講庶天下有人才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

仕而受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寄食於人曰寓公孟子不輕受祿章故問之而不知孟子所守者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恤也餽粟而受蓋困乏之時始然而以氓自處也曰周

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周則恤其窮賜則錫以祿孟子子爲齊客卿而不受萬鍾義

正如此謂無常職而不受謙言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

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朱子曰亟

數也鼎內熟肉標麾也章疑餽不可常而貧乏無已時將無以自處孟子引子思之事言餽可常受而役

賢困乏尚不善養之則非也臺給臺下廝役曰敢問

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趙氏曰僕僕頓頭貌此言賢者困於其國人君用之之禮周而有禮卽養也子思不悅正爲其相視太褻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言堯之於舜所當法而今不能然則酌於可受與否者非矯也

附解講章謂前三節士之自處後三節君之待士致說者每割爲兩截非也孟子不爲臣不受萬鍾是不託於諸侯不受賜也而受七十鎰受五十鎰是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聖 光緒十年 欽 豫誠堂鐫

餽之則受也萬章疑之而問逐節辨詰煞是細心不託與或受或不受之義前三節已明矣萬章疑周之爲義原不過困乏之極一時嘉惠士旣不託諸侯如受餽不可繼勢將飢餓不能出門戶矣故又問之孟子引子思之事以明周其窮乏亦當有禮不然則僕僕亟拜褻越太甚賢者亦不受也此養字只是周而有禮之謂非尊養之養可比章不識養字之義又問國君如何始爲養君子孟子卽以子思之事明之言子思非不受餽特惡其瑣褻太甚並此困乏周恤之文亦不合禮耳言至此覺

賢者處於亂世遭逢不偶有許多可慨處因慨然想到堯之於舜也其先養之其後舉之養則極其隆非若鼎肉亟拜之瑣舉則極其尊非若周氓之賤是一重餘波實乃迴抱前文見君子自處之愼皆因不遇堯舜使然也諸家俱未解得分明至周字賜字前人謂一有常數一無常數亦未允協蓋交際惟以義斷殊不在有常數與否如後節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云云既云可繼卽與有常數無甚分別蓋周乃周恤其困賜乃特優其賢孟子曰免死而已矣者周之道也賜則平時本非貧困本可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器

光緒十年
河豫誠堂鐫

無需於君君既不用其道徒以貨取何爲受之子思之於繆公鼎肉也想亦是初見子思子思方處窮困之時既而繆公因子思之言卽悟其非臺無後餽不久卽尊禮之矣不然非處窮困而徒甘其鼎肉倦於拜跪毋乃可笑人乎此等處最當細心辨之方免毫釐千里之謬故此章託字餽字賜字養字當一一審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當時士以干進爲固然覺不見諸侯之可怪而不

知君未見知士即庶人無往見之禮也傳通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

不義也章疑庶人則惟君所命而不知循分與守道不同且君之欲見之也

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

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請以欲見之意而章知之則往見非往役可比也故正告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

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皆去聲與平

聲。欲友非不可不能行其道而以虛文友之則不可也繆公亟見子思而欲友之非召之可比尚為不

可况以往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引虞人以為不可招之例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

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用纁之冠通帛曰旃交龍為旂析羽

為旌詳各有其招之義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

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承上而言招非所以施於賢人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

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

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厲反。朱子曰詩小雅大東篇砥礪石言其平也視視以為法也承上不賢人之招意而正言之君子以義禮

自守者往見則無以為君子而又何以示型於小人

禮義之節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

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聲。以其官召之則非不為臣可比非然則孔子亦不往見也

附解道者所以正己而正人若枉道便不能正人故

不見諸侯非傲也諸侯必以道交賢為蒼生也欲

見賢節已是說得明白人君不知賢者道可以安

天下而欲友之尚不可得况召之乎此義孟子屢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吳 光緒十年 誠豫誠堂鐫

言之而當時諸侯不知之故卒不遇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善士言己之善甲於一鄉乃能友甲於一鄉之善士一國天下皆然非謂友盡天下以為大也以

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頌與誦

同。古之人言行在詩書而必即其所處之世考覈其人之實乃無遁情能友天下之善士則己善足以

超今人矣而又尚友古人期於盡得古人之善則己亦古人非今人所可囿矣

附解天下之大安能盡得其善士而友之祇是己善

有得於身由淺而深概諸一鄉而我居其上又微

之一國而我復居其上更徵之天下而又居其上
隨其學力所到之時有一分器局便有一方賢士
與之相友譬如有一人於此其一人可以超乎一
鄉一人可以超乎一國一人可以超乎天下卽比
鄰而居謂之天下善士能友天下善士而一國一
鄉者不待言矣如謂必交盡天下徧覽九州始爲
天下之善士歷山莘野耕夫何以垂裳戡定故一
鄉一國云云喻其識量之大小非以抱負宏深必
外一身而求諸天下也友之云者同道相樂同氣
相親非但結納之謂其德可以超乎天下則心性
之潛修倫常之實踐已是無慙而又必尙友古人
者古今多少事變神聖許多經綸而凡德行道藝
精粗表裏是非得失尤無涯涘尙友者博覽參稽
非聖不學而賢否不齊一一有以晰之由其有論
世之明也同是聖賢而世不同則事不同知其所
以同又知其所以不同是謂能知人一才一技不
掩其長大義大節必闢其幽千古之人喜其知己
如相把臂故曰友也然此非窮理盡性之極致惡
能以矩方物不爽毫髮哉孟子此章平生抱負見
矣而其意則欲學者擴其識量毋拘隘於聞見喫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緊在一善字若除卻此字無所爲士亦無所謂友
世俗之見則一分勢利交一分勢利之士云耳故
學者不可不卓然自命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周衰命

廢而齊王又無禮臣下故孟子爲舉先王舊制以微之貴戚之卿命於天子與國同休戚者也王勃

然變乎色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所言古先王命卿之常制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異姓之卿命於君而在羣臣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上者也道合則留不合則去

附解孟子此言先儒多疑其太過惟朱子總註言之

至明而張甄陶直以爲古禮其見尤卓惜所以爲

古禮者亦未能詳悉言之也按古者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

君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齊爲大國其始封也原

有命卿後世可考者二姓高國是也蓋先王公天

下以土地付之諸侯爵賞惟其所命惟朝覲會同

命討大典乃歸之天子慮其驕蹇而不制故有命

卿後世君驕臣諂卿制之廢久矣宣王之先以篡

得國傳及其身藐不知卿之爲卿故問於孟子孟子明舉周制以告之而王色變蓋自心有疚不覺赧而怒也不知貴戚之卿乃同姓之卿而又命於天子者其權尊其誼切與國相爲存亡反復之而不聽將使先王祖宗之業遂湮安得不易位易位者奉其罪以告於天王而更立賢君己則置身遠引如伊尹奉嗣王歸亳而不以寵利居成功非後世莽操之假名所得託並非霍光之履滿而不知止所能爲也要之聖人以天下爲公器惟恐嗣君或不賢貽毒於民生而立制以戒之如此又其所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兗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置之卿必有聖賢之德可以爲社稷民生所依賴者而非但取其才略已也後世大學之道不明則所以爲之卿者旣非果有大德且無定制如先王之時者則易位一事固斷不可行矣然人主不務修德以爲民先而任用卿尹或徒取奉命之流長惡覆邦雖防閑臣下之心彌切而禍亂未必不起於殿庭則孟子所言逆耳而實大有裨於治安也是又在賢君深思而自得之至異姓之卿不合則去看似容易其實非中有定識脫然於富貴者不能後世絕大經濟之才而往往不克令終皆緣戀

棧一念使之故聖賢不以外來之榮爲吾身之加
損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五終

四書恆解

孟子

萬章下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脫然

六姓

錄一念使之故聖賢不以外來之榮爲吾身之加

